

4011  
5



弁山堂別集卷二十一

史乘考誤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剪勝野聞謂劉基嘗携客泛西湖抵暮仰天而言曰  
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與我其輔之及過蘇  
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可久也夜登虎丘山曰  
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聞郭子興據濠上就見之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曰後十年君爲天子  
我當輔之按公遊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謂天子氣在  
金陵後十年我將輔之然是謝江浙儒學副提舉時

語其後張士誠據吳郡之日郭子興據濠上之時公  
方再起官在處紹間足跡未嘗至濠與吳郡也後至  
太祖下金華始遣人聘基非素相識也何不經若  
此○枝山野記謂韓林兒始嘯亂稱小明王劉護軍  
始就之謂監子不足謀去適 皇祖皇祖初亦與共  
事謂劉應便除之乎劉曰不足煩也因請更號大明  
太祖從之韓果先歿按韓林兒初稱小明王後建  
國號曰宋改元曰龍鳳 太祖初亦奉其正朔授官  
爵劉嘗謂 太祖此牧豎耳奉之何爲後林兒爲呂  
珍所逼國亡亡之五年而 太祖始即大位國號大

明也

野史又謂劉基初見 太祖問能詩乎基曰儒者末  
事何謂不能時 帝方食指所用班竹箸使賦之基  
應聲曰一對湘江玉竝看二妃曾灑淚痕班 帝顰  
蹙曰秀才氣味基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  
良一借間 帝大悅以爲相見晚此詩甚奇俊恐亦  
附會語蓋伯温初見與宋濂章溢葉琛同不應獨有  
此問而犁眉公集不載應制之作必非真又謂伯温  
將死遺命焚屍揚灰勿葬平生所讀兵書盡送 朝  
廷 高廟聞之遣使至家索書欲爲營葬其子以父

既焚對 上不信故今青田有伯溫墓然實空墳耳  
按伯溫素精堪輿必不肯不擇一歸地以爲子孫計  
且 帝疑雖漸釋而讒者方在事焚屍揚灰之說其  
不落間口爲石介者幾希恐至愚之人亦不爲此  
震澤紀聞謂 太祖既有天下謂誠意伯曰汝既佐  
朕定天下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嫡孫使守天下乎基  
曰有因成一小篋而用鐵汁灌其鎖以授之及靖難  
兵入 建文君開篋而視則袈裟一伽黎一剃刀一  
度牒一曰此劉伯溫教我也遂爲僧而遁按誠意卒  
於洪武八年時 皇太子無恙而又二年 建文君

始生何得預云爲嫡孫計乎此誤尤可笑  
海鹽王文祿有名世學山尤怪誕不經聊錄其最無  
謂者其一劉誠意少讀書寺中一異人每出神則一  
月後爲僧所焚其人神返夜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  
開窓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  
法一覽洞悟翊運爲謀臣之冠按此乃宋人真德秀  
故事有傳之者人尚以爲誕妄與誠意無與其二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令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  
擊宮門乃開而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 聖上奕  
碁耳命對奕俄頃報太倉灾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

奕上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脉也不可不救曰請先遣一內使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上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乾象有變特奏聞耳曰何人為謀曰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為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即上賜也按夜半開門奕碁全近兒戲當時高帝必無與誠意相厚至此且行狀家錄俱不載金瓜之說而誠意未卒之前其反者惟一邵榮耳所謂西班衣緋何人也其三刑部尚書開濟上

記濟曰朕欲燕上天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昂奎用酪畢用鹿肉莆用菜根及果參牛用醍醐斗井鬼用秬米華和蜜柳用乳麋星用秬米烏麻作粥張用毗羅婆果翼用煮熟青黑豆軫用莠稗飯角氏用諸華飯亢用蜜煮菘豆腐用酒肉心危用秬米粥尾用諸果狼作食箕用尼拘陁皮汁汝用烏肉虺用烏豆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并肉胃用秬米烏麻野棗列于二十八金卓上問何以知至否曰二十八金椅以紅綿剖鬆椅上至則芒倒不至則芒不倒如濟言燕畢其二椅芒不倒問曰二

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陛下下一宿臣上疑曰卿欲作朕不難也後以事見法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且聞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內宛然剖之可見也既斬而剖不見竅上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按實錄野史俱不載此事尤誕妄無疑其四聖祖憫常開平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開平曰好手已人朝至回內出一紅盒啟之乃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入朝儀度錯愕上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昔豈謀朕耶開平懼盡吐其實上大笑曰再賜何妨

也且入宮飲酒解憂已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寫悍婦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癡癩按開平有二子茂昇妻藍氏爲玉姊開平卒後封王夫人抑何謬也又有王比部可大者南京人言魏國公達夫人妬而酷數辱公弗許置媵妾上賜宮人二先後逼責之得疾死一日魏公方謁上見其色不懌曰得復爲嫂所歐乎公謝弗敢隱上笑曰此易事耳因畱魏公飲而蜜勅二健璫齋銅搗徃宣勅擒夫人中門左碎腦埋土中上建一觀音齋室魏公酒罷歸室成矣因秘不發喪予初駭其言無所經見後攷御

製神道碑記其門閥子女甚詳獨不言娶某氏又進封曾祖母母俱王夫人獨不封妻又謝夫人者叛將再興女也意可大言亦有據然至二十年復追封謝氏爲王夫人且與開平事絕相類恐俱未可信後考鄭端簡今言中山王初夫人張氏繼夫人謝氏王出師歸孝陵諭王卿夫人好鞭撻人至死此不足佐卿朕爲卿擇一佳婦謝夫人是也謝夫人生四子四女長卽仁孝皇后次代國安王妃又次未聘永樂丁亥仁孝皇后崩長陵諭謝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聖躬長陵曰夫女不歸

朕更擇何等壻耶季女竟不敢受人聘從佛氏爲尼於南京聚寶門外所謂王姑庵者是也嘉靖中霍文敏公爲禮書毀之據此知所謂妬而死者張夫人非謝夫人也第謝夫人以洪武二十年追封則已前死矣何得至仁孝皇后崩爲文皇辭幼女聘中山王以洪武十八年正月卒至仁孝崩已二十三年何得有未笄之女此女少出家爲尼有之未必有命繼中宮事也然則今言亦未確

鄭端簡今言滁陽王有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沒一女惠生蜀豫如意三王汝陽永嘉二公主亦張夫

人出又次李夫人生郭老舍洪武四年 旨云說與郭老舍再三留你不住實要回鄉守祀你舊有二所庄田我就賜與你耕種教戶部官開除粮草十一年鄰人賁童兒誑誤出走十七年 上諭張來儀撰王廟碑文遂云王無後令滁州衛千戶王傑等二十二二人供祀事祝宥日興又令 蜀王往來修祀比王之國改令滁州衛掌印官致祭宥氏分獻二十八年老舍還鄉爲費謙所發解黑窩場做工 上面諭放回令一年一朝京師老舍卒諭葬立石老舍生謙謙生昇昇生信信生琥皆一歲一朝有籍於禮部鴻臚寺

弘治癸丑琥奏得旨冠帶守祀辛酉復奏下該部看了來說馬鈞陽行巡撫查明覆奏壬戌奉 旨是郭琥與做奉祀正德癸酉琥又求印信王傑裔孫璽奏琥詐冒吏部亦惡其求望漸多覆請奉 旨是滁陽王祀禮悉遵 皇祖舊制行郭琥近授職銜革了仍照 皇考前旨止與冠帶榮身再來奏擾不饒辛巳琥復奏吏部議法司問罪嘉靖元年五月朔奉 旨你部裏再查議了來說復奉 旨是郭琥准與原授職銜以榮終身不許干預祀事琥生厚滁陽散財集衆以啟 皇明萬世之業而 子孫曾無一命可乎



端簡之紀其詳悉如此然滁陽王實有三子長者戰  
歿次以病死少與群小謀叛 高帝伏法故張來儀  
碑稱無後而所謂郭老舍者必滁陽之族年少長者  
也若其幼子則在洪武四年時當尚少而何以曰老  
舍使果滁陽王子是不胙茅土之封必罹金罍之賜  
矣寧能晏然而已乎

升庵丹鉛錄言元至正間端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  
山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開卜肆于縣南之橋  
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  
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

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二瞽  
人過肆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鷓鴣洲一瞽者曰當以  
小洲爲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  
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  
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  
復行其術密藏其書于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  
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泄後劉  
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  
棄官歸青田見 太祖于金陵今獻彙言小說乃云  
劉公得石匣兵書乃瞽史詞話以欺愚人者君子可

信之而立言哉升庵之辨如此視王文祿所載若有一  
據然考伯溫行狀第云少善經學工屬文及通天官  
家言而已不言其所自得豈公諱之耶然謂公經義  
山家從其子得書遂棄官歸青田見 太祖于金陵  
按公自高安入行省幕府再補儒學副提舉論御史  
失職歸起爲元帥府都事進行省都事奪官再起遷  
樞密經歷假行省郎中下補總管府判忿歸久之始  
應 高帝聘凡先後十餘年今謂得書而遂不事元  
升庵當亦誤也伯溫占驗似能近而不能遠不然胡  
運若此而尚欲借以成功名至憤恚欲自殺以門人

持之而免何名前知

近峰聞略言 國初命百官禮儀皆尚左改右丞相  
爲左丞相餘官亦如之按漢尚右如周勃爲右丞相  
陳平爲左丞相是也豈尚左之說因循至我 朝始  
定而其間有因革耶夫丞相以下惟秦及西漢尚右  
東漢尚左歷代皆尚左至元復尚右此豈僻事耶  
枝山野記 高帝令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  
大醉歸爲孝孺言之頃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即爲  
代製文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  
問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爲今何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已具一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爲亟懷之入朝上迎謂濂頌何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宋又愕然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頭謝臣實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人方某代爲之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即試一論五策方立成上覽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即命面賜緋袍腰帶猶平巾令往禮部晏命宗伯陪之復遣覘馬方據上席岍然上曰斯人何傲因不畱俾爲蜀王府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賚汝今寄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

當得其大氣力按宋公以洪武十三年卒方君年二十餘其上書試補漢中教授在公卒十餘年後此非實也且宋公之愛方甚凡所贈送文皆極歷履之詳而乃遺其見上事耶

開國功臣錄稱濮真鳳陽人國初從舉義累戰功歷陞都督僉事洪武初征高麗兵敗被執其王怒欲兵之真乃罵曰夷虜爾害吾主吾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夫有志豈肯爲爾屈耶即割心以示之而死王大憫遣人入朝謝罪併歸從行兵士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贈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

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有子璜生甫數月即封西涼侯坐藍玉黨事誅吾學編及封爵考亦從之又別立濮英傳云爲都督僉事掌陝西行都司事然考之史有濮英而無所謂濮真也英廬州人累功至中軍都督僉事二十年大將軍馮勝等既降納哈出師還命英以三千騎殿爲虜所乘馬踣見執絕食不言乘間剖腹死追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金山侯謚忠襄明年加封樂浪公尋封子璜爲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臣西涼侯後坐藍黨誅按璜以二十一年封二十六年誅相距僅六年面云生甫數月即封侯

一誤也洪武中未嘗與高麗交一矢而此云征高麗兵敗被執二誤也功超群將智邁雄師乃旌廖永忠門語而此以加之英且謂之忠義可耳所謂功超與智邁者不相符三誤也何後先諸公之不攷乃爾封爵攷又有刑部尚書金純歿贈山陽伯尤謬有贈沐陽伯者戶部尚書濂也純歿有祭壘而無贈謚

功臣錄胡泉傳子顯代父官都指同知掌武昌護衛事十九年隨楚王征古州等處以功陞前軍都督僉事仍侍王二十一年八月以護衛兵奉普定侯調隨靖寧侯征東川龍海諸蠻部招集軍士馬疋數多克

州城十有九珍寶貨貝悉獻 朝廷二十二年七月  
還師封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梁國公帶俸三十三  
年追誥券革爵安置臨襄永樂元年五月王奏召回  
除 皇陵衛指揮僉事三年改鳳陽衛九月陞指揮  
同知十三年卒蓋以姊為貴妃楚王母故也攷實錄  
不為顯立傳至二十二年十月內以靖寧侯葉昇擒  
賊首夏得忠賞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鈔千錠文綺  
三十疋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等次之則此舉實  
與顯同封賞者也視洪武平中原諸賞獨優厚豈以  
顯椒房之故連及之耶然實錄俱不載顯梁國之封

而諸公亦止賞典實錄又稱藍玉破北虜功最大擬  
封梁以私元主妃毀關逐御史罪僅封涼夫以藍玉  
所不能得而顯得之何也攷永樂實錄三年五月內  
不載楚王奏而兵部黃及胡氏世襲親供甚明乃知  
國史之遺誤亦多矣

野史載羅復仁吉水人 國初為翰林編脩乞休致  
太祖賜以一布衣而題其上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  
賜此布衣歸于田里按復仁以弘文館學士致仕  
上賜之襲衣玉帶名馬坐墩鐵拄杖之類有勛舊文  
臣所不敢望者布衣歸田之說何所繇起也

野記謂徐中山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禎  
薄暮醉過之問何以爲大功怒擊壞署額有司以聞  
明日入見上怒詰何以壞吾坊曰臣與達同功獨  
達賜第而以大功表里陛下安乎上笑曰汝何  
急也命有司即封地建二宅稱前後府按高帝神  
武嚴威良兄弟封爵在二十八侯中尚不敢有希覬  
而敢擊中山之坊乎鳳陽諸功臣俱有賜第豈皆擊  
坊而得者九不足信也

國初誥命公侯同一品伯同一品子男同三品洪武  
十七年以吏部尚書余燦言俱同一品唯軸則公侯

用王伯子男用犀耳今子男爵革伯班秩俱在一品  
上而軸同一品小有未合燦有長者之望崑山人物  
志稱其父嘗爲鑄工燦以吏部尚書歸省徒步候親  
戚戒投刺者勿言余尚書第稱余待詔兒來也而實  
錄謂其用鄉人助教金文徵譖擅移文逐祭酒宋訥  
事露以縱肆伏法其矛盾乃爾且余自試吏書後未  
嘗歸省也

客坐新聞言藍都督玉克雲南回就胡日星推數日  
星云公當封梁國公但七日中某與公同被難果七  
日誅按藍玉破元兵後方擬封梁國公而以私元主

妃事發改封涼國公又三年而誅不唯國封不同與  
征雲南絕無關係今言封七日而誅尤誤  
吾學編秦愍王傳及愍王碑俱言王嚴毅英武  
委以閔西兵事得專賞罰歲秋巡邊大將皆聽節制  
御軍嚴整所過秋毫無犯二十七年征降西番捷聞  
望書嘉獎賞資以億萬計而國史于王事寄功賞俱  
畧之二十八年薨而立傳也僅序其生年封爵而已  
至謚愍王冊文云爾以年長首封於秦期在永保祿  
位藩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殞厥身又云哀痛者  
父子之至情追謚者天下之公議義之所在朕何敢

私然則當其時 高帝之不滿於愍王著矣三十一

年晉恭王薨 國史稱其聰明英銳眉目脩聳美鬚

髯顧盼有威容多智數又先後紀其事寄功賞甚詳

而吾學編皆畧之至 文廟實錄則云晉王亦聞

太祖注意于 上自念已兄也遂生媿隙後與 上

皆入朝 上有疾晉王數以語見侵 上內懷憂懼

疾增劇遂懇求歸國二十三年與 上會征北虜乃

兒不花晉王素怯兵既行不敢出 上待之久不至

遂直抵迤都薄虜營獲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口羊

馬無筭橐駝數千先晉王恐 上有功遣人馳報太

子謂上不聽已約束勞師冒險太子言于太祖  
已而晉王旋師太祖不樂及上捷報至太祖  
大喜曰燕王清沙漠朕無北顧之憂矣太子言晉王  
未深入然張聲勢有犄角之助燕王亦未可獨爲功  
又言燕王得善馬不進太祖皆不聽按高廟史  
成于太宗時使晉王有陷太宗意不應無貶辭  
乃爾豈太宗以親故爲之諱耶抑其時濟燿濟潢  
之交謗未行恭王之謀尚未露也

史謂洪武二年六月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功臣之  
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次李文忠次鄧愈次湯和  
次沐英次胡大海次馮國用次趙德勝次耿再成次  
華高次丁德興次俞通海次張德勝次吳良次吳禎  
次曹良臣次康茂才次吳復次茅成次孫興祖凡二  
十有一人於是命死者塑其像于廟祀之仍虛生者  
之位初叅政胡大海等歿上念其功已命塑其像  
於卞壺蔣子文之廟以祀至是復塑像于新廟疑此  
記事者之誤耳據前列次序六王也其明年爲六公  
所謂生封公死封王者至二十八年而始定何以預  
知李善長馮勝之不終而革之是時沐西平一指揮  
耳何以預知其有功而列之胡大海之前蓋塑像虛



位誠有之以後有不克終者不得入而所定位次則據永樂初年見在者而言耳此皆姚解諸公忽略之過也

田汝成記靄翠宋欽事謂都督馬燁鎮貴州以殺倭  
儼羅夷羅夷畏之號馬閻王貴州宣慰使靄翠死妻  
奢香代立燁欲盡滅諸羅郡縣之會奢香中小法當  
勘燁械致香裸捷之欲以激怒諸羅爲兵端諸羅果  
勃勃欲反時宋欽同知宣慰事亦已死而妻劉氏多  
智謂奢香部羅曰無譁吾爲汝訴天子訴而不聽反  
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馳見 太祖太祖召而

訊之劉氏曰羅夷奉職七八年非有罪而馬都督無  
故聊蕭之恐一旦反謂臣等不戢敢昧死以聞 太  
祖然之還宮以語 高后曰朕固知馬燁忠潔無他  
腸第何惜一人以安一隅也命 高后見劉氏于宮  
中曰能爲我致奢香乎曰能折簡召奢香與其子婦  
奢助馳見 上具言燁枉辱狀 太祖曰若苦馬  
都督乎吾爲汝除之雖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貴  
州東北可以通蜀而衝梗久矣請爲 上刊險平衝  
爲驛傳以通之 太祖曰善乃召燁入朝議事燁既  
出而後知之大恨曰孰謂馬閻王乃爲二妮子所賣

恨不赭鬼方爲血海也既入見 太祖責問之一不  
答第曰臣自分梟首而已 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  
示奢香曰吾爲汝除害矣乃封奢香爲順德夫人劉  
氏明德夫人 高后賜燕謹身殿遣歸賜資甚厚命  
所過有司陳兵耀之奢香既歸以威德風諸羅皆帖  
服乃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馬匹餼  
廩世世獻納奢香死霽翠之弟安勻立今遂爲安氏  
又云永樂初有顧晟者守貴州脩燁政諸羅畏之號  
曰老虎田氏文可謂覈而事可謂奇矣然考之史有  
未合者按一統志霽翠元宣撫使阿畫子以順元宣

慰使兼四川行省左丞降宋欽舊名蒙古歹亦以元  
宣慰使兼四川行省叅政降以霽翠爲水西宣慰使  
宋欽爲貴州宣慰使而詔霽翠位在諸宣慰上欽卒  
子誠襲十五年誠毋劉氏名淑真入朝賜紗羅襲衣  
又賜米三十石鈔二百錠衣三襲遣歸十六年劉氏  
復入朝十七年霽翠遣妻奢香率土酋入朝貢方物  
賜文錦綺帛珠翠如意冠金環繡衣洪武二十一年  
二月長興侯耿炳文承制遣陝西都指揮同知馬燁  
率西安等衛兵三萬二千人屯戍雲南六月水西宣  
慰使霽翠貴州宣慰使宋斌貢馬賜鈔帛斌當是誠

弟也九月霽翠尚以蠲逋租貢馬謝恩而明年正月  
進馬者則爲霽翠妻奢香遣其把事人等蓋翠已卒  
矣二十三年宋宣慰奏苗蠻亂遣延安侯唐勝宗等  
討平之二十四年置永寧至霑溢郵傳四十八貴州  
都指揮馬燁巡視謂未有郵卒請以戍軍應役二十  
五年正月都督何福討雲南都勻九名九姓及畢節  
囉囉諸蠻尅之尋遣人奏故宣慰霽翠妻奢香亦桀  
驁不服請兵討之不許十月奢香遣其子婦奢助及  
把事頭目允則隴往來朝賜銀鈔錦綺甚厚至二十  
六年正月貢馬方物按奢香二月內獨有貴州宣慰

使安的稱貢而奢香宋誠亦絕響矣豈奢香歿而霽  
翠之弟安的代之爲安勻誤耶將宋斌者亦歿而水  
西宣慰改爲貴州貴州之宋宣慰降爲同知耶史于  
土夷歿襲俱畧不書第于貢賀賞勞一端尚可攷見  
然所謂馬燁者都指揮耳非都督也都督誅死史必  
書之今闕不載而奢香之不服在何福請討之前子  
婦奢助之入朝在奉 詔不許討之後若劉氏入朝  
其時 高后尚在后宮之宴或有之而奢香入朝則  
高后已賓天二年矣奢香之代任與馬燁之在鎮又  
五年矣奢助之入朝又三年矣后宮之見與華蓋殿

之宴何人也馬燁爲都指揮而顧成爲普定衛指揮使其時已著勛進都督僉事鎮貴州至永樂初復以鎮遠侯鎮之成之威名豈燁所可擬且又非顧晟也今貴州所隸驛分有之奢香者疑即其所首建二十四年事耳

鄭莊簡公作直文淵諸臣表云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高皇不聽然藍王以涼國公領太傅此言誤也洪武二十三年脩東宮官屬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爲太子太師涼國公藍王曹國公李景隆爲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爲太子太

保非三公也恪故燕山忠愍侯興祖子莊簡子列侯表亦不能詳

一統志於人物則云陶鑄鄞縣人爲福建按察使有廉明聲以劾奏布政使薛大昉貪墨偕召至京民爲之詩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已而果復任至名宦則曰陶厓仲爲福建按察使劾布政使薛大昉云云亦如之攷之于史實陶厓仲非陶鑄也脩志者孟浪乃爾

傳信錄謂高帝昺成建文即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謂已叔父行也給事中金華龔叔安奏曰象簡朝

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序叔姪之情按  
玉堂清話杜審琦 昭德皇太后兄自寧州歸 太  
祖 太宗皆其甥也一日陳內宴于福寧宮 太后  
臨席 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焉又前拜爲壽樂  
人致辭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拜朝天後宮伸骨肉  
之情龍衣拂地然則傳信錄所傳亦附會也  
李景隆二十四年加止太子太傅而永樂初稱太子  
太師蓋建文所加官也吾學編謂其時魏國公徐輝  
祖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陳迪加太子少保理亦應  
爾然是時尚書正一品而以二品銜冠之所未曉

谷府左長史劉璟傳邑人陳中州謨謂 高帝授璟  
爲閣門使金書除奸摘佞四字于鐵簡賜之令擊百  
官不法者後遷谷府長史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府  
事鄭莊簡公亦因而筆之書吾謂此直齊東野人語  
中州青田人誇大誠意伯家事而附會之耳金書鐵  
簡此優人彈唱宋八大王事也 高帝豈以鐵簡賜  
閣門使乃至谷府長史一小府佐豈有提調六府之  
理肅府在甘肅慶府在寧夏秦王在西安韓王在平  
涼未就國安能遥制洪武間趙王杞甫封即逝時無  
趙府趙府文皇第三子也吾不意莊簡之博洽而亦

舛誤至此也

東昌之戰盛庸于耿李累敗之餘而能鼓率諸將士以取勝可謂奇矣若真定之師能協力要擊事未可知也以後雖數角數不利然至京師已下而尚能軍亦一時巨擘惜少一死耳而卒不免亦何益也庸在洪武中爲都督而戰功不甚著史僅載冊其女爲周郡王有娵妃當是脩史者削其實耳

皇明紀略庚辰狀元胡靖即胡廣廣與楊溥同與廷試初擬溥爲狀元而廣次之 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湖廣人對蓋謂溥也館閣誤聞遽以廣爲

第一按革除錄言是歲王艮第一以貌寢故改用廣且使紀略所載爲真則文定何以不爲第二而在二甲耶建文于文事極留心不應孟浪乃爾

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爲天順中出自須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儼僖其實爲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有中官吳誠者俾來驗之亦不識也曰吾賜汝肉汝兩手俱有所執伏于地而口取之記否誠始拜而吳命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

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爲府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云云瑛大驚送之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識之其說亦如諸公攷之史第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滿矣宜亟反邦國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兩京雲貴至廣西

上命錮之錦衣獄四月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衛此事與應旂所紀相近然應旂實借此而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六年當六十四耳不應九十餘也是時

英宗少三楊皆其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十一年也思恩故府未聞某年陞州爲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其一牢落江湖四十秋蕭上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

浦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其二其三皆題于  
金竺長官司羅永菴者風塵一日忽南侵天命潛移  
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  
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  
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着黃屋寄團標南  
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欵段久忘飛鳳輦  
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羣鳥早晚  
朝似不及前詩之悲切而自然恐皆好事者附會語  
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既已深當城跡  
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

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

客坐新聞言耀州張統字光有學行尚氣節某國初  
以人才詔赴京師初試部職建文時歷陞雲南布政  
永樂初召回臨行與妻子曰吾荷先帝知遇起在  
草野一旦叨此重名今國事已移去則何爲唯一死  
以報國也偕至鍾山下有深淵名龍潭張乃沐浴具  
冠服向淵慟哭再拜投于潭而死其妻與二妾四子  
見張投淵皆大慟繼之家僮及隸卒各二人咸慟哭  
云相公娘子輩皆爲國亡我輩不爲相公而死乎亦  
把臂連死于潭於戲千載之下孰謂無田橫者乎按



張統洪武末以雲南左布政召回拜吏部尚書壬午  
初謁 太宗賜勅慰諭最後乃經于後堂耳啟南所  
紀無一實者張公在雲南政績甚著將來宜入循吏  
傳不宜與方鐵諸公同

文廟實錄是三楊諸公手筆于方孝孺等直著其抗  
命之跡可也乃曰孝孺叩頭乞哀 上命執之下于  
獄嗚呼是何心哉議者專罪楊文貞恐未必盡出文  
貞手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一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史乘攷誤三

革除編年言 太宗初即位日追封徐增壽爲武陽  
王按增壽初贈武陽侯再追封定國公許以公世爵  
實未嘗封王也

李文達天順日錄紀鉄昇石死義事甚烈二公同鄧  
人也故能知之王文恪紀聞謂公死後二女入教坊  
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爲詩以獻 文皇  
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按二詩首章所

謂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不知同官者  
何人乃敢以此詩聞 上乎第二章所謂春來雨露  
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亦似已嫁後詩也按立齋  
閒錄云公于三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典刑子福安發  
河池千戶所充軍子安先于鞍轡局病故父仲名年  
八十三與母薛安置海南一女四歲發教坊司文恪  
以精核名而所紀之不審如此二詩必出好事者然  
當時以鼎石非內朝臣故數窘 上且不屈而尚未  
至族誅

客坐新聞言蘭溪邵都御史玘舉進士爲御史值兩  
浙巡按闕推舉皆不得人 上即時召玘堪差辭以  
浙人不當往 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  
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按邵公墓志嘗按江西廣東  
福建而不言浙江此誤也

同年蔣評事勛言元末有翰林李承旨者徐太傳送  
至京 上固欲官之不可乃命授 太子諸王書承  
旨第山人衣巾而日夜督責 太子諸王業甚迫  
后怨之一日語 上曰李先生乞歸 上問何故曰  
恨米粗不中老人口 上曰此老乃不食我米放歸  
田後 太宗即位思之承旨已死召其子見不稱旨

授行人司副今其後有爲參議者攷國史琬琰不見  
李承旨事惟一統志有李士瞻者事元爲翰林承旨  
楚國公子守成仕 國初爲檢討然士瞻不及見我  
朝永樂初以布衣李繼昇爲春坊贊善講經歸猶訪  
以時政宣德初用輔導恩錄其子又西亭中尉志載  
郊縣李希顏 太祖爲諸王子擇師用廷臣薦手自  
爲書徵至京師命 大本堂授經諸王有弗若教者  
以管擊其額 帝撫而怒以 孝慈言而解累授左  
春坊左贊善大夫永樂初引年歸詔復其家疑蔣所  
傳即其人也一統志亦載之第言在講筵不言至永

樂初始歸又贊善大夫亦非洪武十三年以后官蓋  
中尉所傳若合希顏繼昇事而一之者也

閒中今古錄言祖訓條章云後代不許設丞相革除  
年間又設左丞相齊泰右丞相黃子澄故靖難后定  
其罪名曰齊黃黨惡是也按齊以兵部尚書黃以太  
常卿預機政謀削諸王當時何嘗有左右丞相靖難  
檄止稱齊黃黨惡亦不言左右丞相也

閒中今古錄言永樂中有親軍指揮三負曰紀綱曰  
劉江曰袁剛 上喜其名雖各異音則相同因號爲  
三剛日侍 上左右每呼則呼三剛而不名惟紀之

權勢董灼既而劉調官遼東袁調官寧波紀後志滿  
怙勢以坐事伏誅籍沒夷族今北京貢院其遺址也  
劉袁子孫至今猶襲蔭按劉江自都指揮至都督后  
出摠遼東兵未嘗爲親軍指揮也且江副異音惟吳  
儂鄉語乃呼江爲副耳三副之說村鄙可笑

考之史 周定王櫛國汴梁爲次子汝南王有爰奏  
訐其與兄 世子有燬謀不軌 建文君捕執 世

子下詔獄鍛鍊久之 世子不肯承于是復捕執

定王父子先後竄雲南分置大理等各府不相通而  
還有爰于汴梁久之復執 定王錮之京師十王府

文皇入紹 建文自焚死乃什 定王而以金符召

世子于雲南賚予甚厚作孝子歌賜之俾從 定王

還國而封有爰于雲南之大理歲給祿三千石金帛

鈔緡海巴之類亦以千計久之召還大梁竊以爲有

爰之訐父兄虎狼虺蜚所不若也而 文皇待之若

此得無失刑而傷義乎及考 建文元年有爰爲奏

訐之事而其人以洪武二十三年生僅十歲耳即世

子以洪武二十二年生亦十一歲世子之不敢承反

固忠孝天性非人所可測而有爰十歲兒豈便作此

狡獪得非齊黃諸公欲以質成 定王之罪而使人

身山堂別集 卷之五十一  
誘其左右闔宦以告密之利可以奪嫡篡父即將無  
有爰爲左右所誘劫而不能制耶 文皇是以亮而  
曲全之然至宣德三年 世子以紹父位是爲 憲  
王而新安王有喜僞爲兄反書號箭以約彰德府  
趙王舉事而 趙王發之 上疑都指揮王友爲孽  
捕治幾成大獄無何事露乃知爲此事者有熹而主  
謀者又有爰也于是俱削爵爲庶人錮之 西內子  
孫俱以幽死固天道之好還而虎狼虺蜺生而殘毒  
險伎要不可以童幼解也

許浩復齋日記言永樂間解縉以草登極詔稱 旨

以政任之不久而黜一日且暮寧夏報被虜圍 上

悉召閣下諸老皆已出惟編脩楊子榮赴命 上不

懌付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子

榮徐曰不須救也 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奉使至

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

但勅守臣固守及鄰近諸城堡隄備可矣不必遣兵

重爲煩擾也 上頗回顏曰明日與諸老商之夜半

虜圍解報至詰旦 上召子榮以報書示之曰爾何

料之審也喜見于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去子字單

名榮即命入閣與楊文貞楊文定同事寵遇日隆按

文敏以合太宗即位日即與解公等七人同入內閣  
改名榮至解公斥外文敏已官右諭德矣楊文定後  
二十年始入閣何得于此時稱同事料西虜彷彿有  
之然寧夏亦非被圍也又云文敏才實通敏而善承  
人主意二楊皆以諫東宮事係獄累年文敏雖嘗諫  
上不罪也按文敏實未嘗諫東宮事東宮居守南都  
上以入中貴讒怒之文貞時留輔導嘗入朝以不能  
匡正下錦衣獄十日而即赦出復官文定爲司經局  
洗馬下獄長繫十載東宮即位始赦出拜翰林學士  
今所紀無一合

枝山野記謂 文皇之嫂汪氏后 文皇追謚懿文  
曰 孝康皇帝廟號興宗誤也 建文初上皇太子  
號謚曰興宗孝康皇帝 文皇即位削之仍爲懿文  
皇太子 建文前母開平王女常氏今母太常卿呂  
本女也非汪氏

一統志載陳德文始與人洪武中以北平按察使使  
西域至撒馬兒罕按前使撒馬兒罕者給事中郭驥  
傳有陳誠者以吏部員外郎使西域載其風土甚詳  
十二年又稱永樂古麻剌國王哇來頓本親率其臣  
來朝至福州卒謚曰康靖勅葬閩縣有司歲時致祭

考之史乃其國曰古麻刺朗王曰幹刺義亦故斡朝  
賜賚甚厚還至福州始卒賜葬閩縣一統志脩自內  
閣諸公而與史抵牾者當時只遣人于各省採事實  
而不知攷國史也

洪武二十八年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永樂  
五年始還朝各改禮科給事中七年郭驥使本雅失  
里爲所殺十四年命傅安封別失別里納里失罕爲  
王後復留滯虜中至宣德元年始歸前後近三十年  
留虜中者十之八九然僅給勅命耳陸摯爲著傳云  
永樂中以都給事使歸告老賜一品服致仕月給米

十石夫八名此皆妄談不足信

傳信錄言我朝宣宗章皇帝乃建文君子也云

云不可筆之于書末又云太宗崩仁宗嗣立

皇太子在南京未幾有一太監王姓者曰今上聖

壽不永殿下宜早爲宗社計遂密以小舟送之

還北京數日而上崩太宗既以宣宗爲太孫

未嘗明言其爲建文之子而宣宗年幼失所恃

亦不自知其身之所自出自後而英宗憲宗而

孝宗以至于今上亦皆不自知其爲建文君之

孫也此事殊誕妄可惡夫壬午之後吳王諸弟悉幽

死 建文之子亦在幽至天順中始赦出何緣獨有此舉况至仁宗崩後 宣宗以六月辛丑始至京師豈有不召而先至之理 文皇入金陵時 宣廟已四歲今云二三歲又時尚侍 仁宗于北平事甚明大抵出梁億管人語不足存也

開國功臣錄言長興侯耿炳文援真定陣亡高氏鴻猷錄言亦因之按 成祖即位后有勅諭各鎮大將復任炳文在焉永樂二年禮部言炳文家用龍鳳服飾 帝曰先帝老臣亦爲是乎速改正之則炳文非陣亡者攷之吾學編蓋炳文以被劾自盡耳炳文諸

子爲都督及尚江都郡主進駙馬者俱不獲令終

野言太宗偶問宋指揮琥有子否對曰有二子 上

令帶來看琥引入見 上喜曰都好即令三公主四

公主同下降兄弟俱爲駙馬都尉一日琥從外歸二

子迎侍琥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深矣父腰金

子腰玉公主偶爲 上言之 上曰此亦欲腰玉耳

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荐至封侯西寧此又大誤也

西寧侯自名晟其二子曰琥曰瑛俱駙馬又靖難之

初晟以中軍都督僉事歸附即陞左都督而二子始

就選爲駙馬父金子玉之說何自而起也



吾學編稱西寧侯晟卒贈鄆國公謚忠順鄆國忠順  
公嗣侯瑛沒于土木而追褒者也晟之卒有祭葬而  
無贈謚

田汝成炎徼紀聞言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  
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自叙出自關中蓋漢高帝  
徙齊諸田關中而巴蜀關中近地遂蔓延于此今婺  
州縣有齊地圖有稱齊田云諺曰思播田楊兩廣岑  
黃言大姓也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  
慰司以仁智爲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  
州以獻僞夏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

立爲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  
昇爭砂坑日尋以兵宗昇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  
屋樹杭林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永樂初遣行人  
蔣廷瓚往勘之琛自言願見 上白事廷瓚遂以入  
覲琛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思州 上曰思南叛歸  
僞夏時何不徑取屬汝耶畫土分疆是 朝廷事汝  
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昇諸不法事 上曰過惡在  
彼汝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磔汝矣琛叩頭受  
諭而還與宗昇構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 上乃遣  
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昇去城中寂無知者頃

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既擒餘無所問于  
是諸夷帖然琛宗昇至京師咸斬之乃諭兵部尚書  
全忠等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爲  
府治遂建布政司貴州以廷瓚爲左布政使時廷瓚  
已爲行在工部侍郎矣攷之國史謂初思南宣慰  
使田宗鼎兇狼淫靈生殺任情與其副使黃禧構怨  
累年互有奏訐朝廷雖惡宗鼎然以田氏世守其  
地曲與保全而改黃禧爲辰州知府思州宣慰使田  
琛亦與宗鼎有怨禧暗結琛使圖宗鼎宗鼎及琛數  
相攻殺禧既得志肆橫害民甚苦之琛自稱天主

妻爲地主禧謀與琛連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  
其弟發其祖宗墳墓而戮其母屍盡掠其人畜貨財  
所過殘害其民宗鼎訴于朝屢勅田琛黃禧赴闕自  
辨皆拒命不至自知不爲朝廷所容遂有逆謀潛  
使姦人張勝依托教坊司官吏勉得出入祇應將伺  
便爲變事覺命行人蔣廷瓚往召之而勅鎮遠侯顧  
成以兵五萬壓其境兇黨叛散琛等就擒與黃禧相  
繼械送京師皆引服琛妻冉氏尤強悍復遣人招誘  
臺羅等寨蠻人苗普亮等爲亂巢朝廷遣琛還招  
撫因得免死 上聞之詔有司禁錮琛等以宗鼎雖

橫恣然窮蹙自歸得末減使復職歸思南而宗昇奏  
言必得報怨家以絕禍根 上以其素兇惡幸今免  
禍猶不自懲而欲逞忿民將有不勝其害者遂留之  
京師月給俸米宗昇怨望出誹言因發其祖母陰事  
謂始與黃禧奸實造禍本而竊損其衣食欲殺之祖  
母亦發宗昇縊殺親母瀆亂人倫等事 上命刑部  
正其罪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 朝廷初命田琛  
田宗昇分治思州思南正欲安其土人乃今皆爲土  
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構扇旁州妄開兵釁屠戮善良  
抗拒朝命已正其罪宗昇尤爲兇鷙絕滅倫理罪不

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宜加意綏撫可宜  
置府州縣而立布政司摠轄之其原設長官司及差  
稅悉仍舊所當行之事卿等詳議以聞原吉等議以  
思州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  
思南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其  
鎮遠州婺州縣亦各隨地方隸而于貴州設貴州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以摠八府仍與貴州都司同管貴  
州宣慰使司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官府以下叅用  
土官從之遂命吏部選授布政司及府縣官以行人  
蔣廷瓚河南左叅政孟驥爲左右布政使改河南右

參政陳俊名爲右參政山西左參議王理河南按察  
司副使張翥江英俱爲左參議副使鄒銳僉事丘陵  
進士周宗保俱爲右參議授進士崔彥俊王恭等爲  
府州官令廷瓚等率至貴州隨缺定注廷瓚嘗與擒  
田琛等之謀故陞用之據此紀比之汝成所載爲尤  
詳而顧成等以重兵壓境然後兇黨叛散元惡就擒  
所謂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昇去非實錄也土  
酋出入皆有親信擁護彼既縱惡若是豈肯斂手就  
縛廷瓚舊嘗爲工部侍郎坐事削職以才舉爲行人  
至是有功擢左布政使不久卒官披荆棘立軍府貴

州人至今稱之

遼東破倭之捷莫重于廣寧伯謚忠武劉榮遼東志  
以爲劉江水東日記載其事而疑其姓名攷之國  
史蓋榮父名江卒于戍仍父名補伍累功至右都督  
當奏捷之日尚名江及封伯而后具其事始改名榮  
也余于宛委餘編有載父子同名者以爲異而榮亦  
其一云成化間脩史者于其孫安傳謂劉榮封廣寧  
伯子江襲可謂鹵莽之甚一統志則又承其誤而云  
劉江桃源人燕山中護衛百戶靖難有功累陞中府  
左都督又云劉榮宿遷人襲父職靖難有功進封廣

寧伯不知左都督之劉江即榮舊名也其孟浪乃爾  
枝山野記言靖難時有將官劉綱者勇力絕倫功甚  
著以中軍都督僉事久鎮遼陽心甚不平因內侍狗  
兒訴謂已勞在諸功臣右而獨不得封爵狗兒乘間  
言之上曰朕觀劉綱相甚薄吾豈負功吝賞者哉  
愛其人欲多待朕幾日耳既而倭寇犯邊綱率師往  
討一戰擒之誅其類無噍遺遂封廣寧伯受封之日  
拜家廟不能起次日薨文皇嗟嘆久之按所謂劉  
綱者即因劉江而又誤者也以中軍左都督鎮遼東  
文皇語有無不可知然以永樂十七年八月壬子

封至次年四月戊午卒今云受封之日拜家廟不起  
抑何舛也

陸子淵玉堂漫筆言鎮遠侯顧玉卒贈夏國公非夏  
也夏上少一畫當作虔音讀余爲比部郎湯以問今  
侯寰而不能對謂侯家統榜忘之耳徧考廣韻玉篇  
洪武正韻皆不載此字豈陸該博別有據耶然贈國  
大典寧有舍洪武正韻而巧爲字者好奇之士不諳  
典章乃爾不足信也攷碑志及史俱無此說

子淵又言太宗朝鎮遠侯顧玉非也顧名成永豐  
劉子欽由省元至會元亦非也是歲會元楊相

刑部題名記有駙馬都尉富陽侯李讓掌部事而吾學編亦因之大誤也富陽侯沒在永樂四年其時北平初爲北京有行部而無刑部侯之所掌行部耳即布按二摠司也吾學編又于駙馬都尉灤城侯李堅傳云或曰堅子莊嗣侯謚威壯徧攷皆無之

枝山野記謂永樂中征安南黎氏降有三子皆隨朝其孟曰澄賜姓陳爲工部尚書澄善製神槍後貶某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世爲國子生其仲曰騰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有三子令一人世襲錦衣指揮此殆影響而未真也黎

季穉之次子曰澄即所謂僞相國越國大王者季穉及蒼既長係澄赦出監造內府器仗累官工部尚書子叔林亦累官工部侍郎食尚書俸不聞其賜姓與所謂鄧騰也

一統志于壽州張勇云父興靖難時力戰創重勇代領之以功封安鄉伯而不爲興立傳按代領衆者張勇而封伯者實張興也興封五年始卒七年勇始襲爵興無子勇蓋其從子云

枝山野記謂駙馬梅殷受遺詔誓劍勉強釋兵以直言取忌忽密旨令駙馬王云募能刺都尉者官超三

級王庶知失機指揮許至發到囚四十餘人奏報  
上大悅令其夜俟其早朝到小舟打竹橋擁其登舟  
待行渡脚板即掀擠其下水淺不能沒奮舟駕其背  
而死大長公主朝號慟語 太宗命即捕許至等詰  
問曰汝于梅都尉何仇對曰有旨 上怒即命金瓜  
搥折其齒併其從皆斬打竹橋以報都尉其三子皆  
至今世襲指揮使云按謀殺梅殷者都督僉事譚深  
趙曦而發其事者都督許成亦無所謂許至與王駙  
馬也深曦挾私恨及窺伺有之奉旨則誤矣二子皆  
指揮使一爲都督同知

震澤紀聞言河南人王璋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  
告周府將爲變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  
事未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也兵貴神速彼出城  
則不可制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願往任之曰  
若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勅臣  
巡撫其地乃可遂命草勅即日起行直造王府王愕  
然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反臣是以來王驚跪璋  
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  
跡故來先諭王事將若何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  
何益願求所以釋 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惟公教

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攷之國史非王璋乃王彰也永樂十八年十月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等屢上變告周王反謀上使親信大臣覈之實矣乃用金符召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王先期入丙午陛見上出俺三等告詞示之王辭窮頓首言死罪死罪上以至親赦不問置之王邸四月丙申命還國癸丑命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而王彰得河南壬申周王還國奏納三護衛官軍許之命駙馬

都尉廣平侯袁容往河南量留儀仗親隨外餘悉赴京癸丑至壬申僅二十日耳計王彰履任之日王已上疏辭護衛旬日矣彰未命巡撫之先王已召至京承反謀矣告反者丁俺三也彰無與也遷護衛者袁容也彰無與也且丘太師死塞外已十年矣何緣復云將兵十萬且至王文恪舊史官也而好作不根語乃爾何以信後

水東日記言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負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焉聞公益懲英國殺



黃叅將故事耳攷之正史及碑誌俱不言公僇黃叅將事惟三下南交錄略及之而不詳按黃叅將者名中初以都督僉事同呂毅送陳天平還國爲黎季犛所賺殺天平後大軍南討毅爲鷹揚將軍中無職寄從軍自効內云賊依天健山等處而以兵由生厥潭舍二江渡犯官軍新城侯輔遣中等擊敗之以後賞功典下謂都督僉事呂毅黃中先失律敗事後雖有功不在賞典尋命掌交趾都司黔公之敗毅以戰死再用輔率師南討簡定等伏誅中時在軍而論功姓名絕不之及豈其時中不用命爲輔所僇耶葉文莊

之所謂懲豈 文廟初以是怒張英公爲其功成而後寬之且諱之耶記以備考

復齋日記則云太師英國公張輔征交趾時一日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戰叅將王某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勒衆力戰大敗之而還明日班賞因問昨日不與戰者爲誰王知公怒已斂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公曰我獨不畏死也我既已出而爾不繼賴朝廷福幸而勝耳脫或不敵而陷非爾賣我乎命引出斬之王叱引者曰誰敢引我公遽拔佩刀叱衆擁出斬于軍門其子某訴之 朝廷頗疑徵還都御史

顧佐請去其兵權以保全之其子知 朝廷意率其家人于長安門外伺公出朝而歐之 朝廷知而不問則謂公宣德初征安南誤矣且又不能舉叅將名而所稱姓又謬公于宣德時雖罷兵政 天子寵眷之爲諸勲臣之冠而其子敢率家人歐之長安門外耶立文莊公三下南交錄亦頗言斬黃中事而不詳今水東日記云云或 太宗聞其事有所不懌耳陝西通志載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哲奏對辨 上器之召吏部授以左布政使吏部言惟一陝西缺係本土不宜授 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鄉

耶既拜詔賜免死券官其子錦衣指揮按 宣廟實錄俱無楊弘姓名與舉人授布政使事而 成廟時有西安楊恭自刑科出爲本省布政後坐法謫爲辦事官復職卒此必通志誤傳况鉄券免死擢官錦衣皆非常之典以授一選人甚無謂也

枝山野記言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報各有所事惟劉子欽袒臂席地酣睡盖時初飲罷子欽被酒竟入夢耳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卧榻耶罷去其官可就主部爲辦事吏子欽略不分訴遽謝恩起而出外至

邸即買吏巾絛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爲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聖旨命子欽爲本衙門吏尚書不敢荅子欽便登堂侍立與傍群胥等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云上嘆曰劉子欽好沒廉耻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廉耻令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即一日間也客坐新聞則言是吉水羅公名汝敬永樂初爲翰林庶吉士時亦好奕一日上賜問失對斥爲刑部吏上使人覘之羅具吏巾服侍立于堂有使復

上曰羅汝敬如何不在衆不敢諱奏對如故上怒斥爲刑部隸卒羅又復具巾服執杖列階下上又覘知召至改刑部主事歷陞工侍云此二事殊相等按羅爲庶吉士時曾成交趾出都門三舍而復不知有作吏事否

雙槐歲抄言袁廷玉嘗以事過鄞見一婦乳女于其縣傍廊哭甚哀問之云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畢即行矣廷玉惻然與俱至肆所詰其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卜度日今缺戍爲族人賂卒長以我行廷玉爲相曰此尚書骨也勿慮因代償其酒直貸米

二斗贈之曰苟富貴無相忘金至成以下幸 文皇  
後累官至兵部尚書兼詹事余得廷王家藏一牛腰  
卷自戴九靈所著傳洪武初至永樂七年諸公跋其  
術之驗者無慮百人而不一及金公事且金于其時  
方昇貴苟念及廷玉恩德何不爲一跋酬之此恐傳  
會之談不足信也且金尚書者名忠亦非世忠

傳信錄言 文皇一日召解縉至便殿屏左右問曰  
漢王英武類我太子不如也于汝意何如縉曰太子  
守成主天下之本豈可輕動 文皇默然縉出遇太  
子謂曰 陛下愛漢王殿下恐不得久在東宮矣太

子憂甚明日遂投井左右救免 文皇聞之召太子

問曰我初無以庶易嫡之說汝聞之誰耶對曰解縉  
言之耳 文皇怒遂置縉于詔獄久之掌衛事指揮  
紀綱請曰縉久在詔獄實無大罪 陛下赦之

文皇大怒曰朕以彼爲死矣乃在乎綱知 上必欲  
殺之既還遂召縉出獄對之流涕飲以燒酒既醉遂  
埋于堂下雪中頃刻而死按解公初以泄其語爲漢  
王所訴出爲交趾叅議又三年請鑿章江水忤 旨  
下獄久之竟以舊憾益死今言太子投井隨即下獄  
大誤

海涵萬象錄言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  
止有尚書蹇義侍郎久缺後蹇奏保文選鄭郎中誠  
陞右侍郎本部趙郎中新事蹇媚且久因缺望日言  
于蹇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就做不得蹇欲奏難于  
衆論久之假以巡撫各處爲名保陞十二人爲侍郎  
趙得與列巡撫之名自趙新始按尚書侍郎巡撫起  
永樂十九年趙新陞侍郎在宣德五年巡撫江西然  
非自新始也且新陞後誠始遷文選  
雙溪雜記言永樂間胡廣等所兼不過春坊大學士  
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非也是時胡廣楊榮金

幼孜俱兼文淵閣大學士

野記言永樂初狀元本曰李馬

上改馬爲騏驎既

而除名故今人罕知按是科爲戊戌蓋永樂十六年  
也本名馬 上于傍益之以其曰李騏迨唱名莫有

應者騏以二十二年由脩撰屬疾聞

上晏駕榆木

驚悼疾甚卒今云騏又云除名誤也又謂是歲進士  
有林廷芟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欲用爲近侍問其

籍貫林以鄉音對

上嫌之乃擬爲某部官林退數

步復呼回曰老蠻子也沒此福改爲某州知州攷戊  
戌登科錄亦無所謂林廷芟者其誤可知

野史謂榆木川之崩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秘不發喪銷錫爲柙固之即殺工滅口作二詔一爲遺詔入朝一召東宮于留都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文靖一時鎮靜之功不可及也按此舉實楊文敏公謀文靖特成之耳仁宗特有勅陞賞文敏論功甚詳據史上以六月辛卯崩于榆木川壬辰學士楊榮與御馬少監海壽傳密旨甲辰至行在皇太子命太孫往行營仍報計各王諭中外丁未成服太孫以巳酉至鵬鶚谷至御營發喪六軍號慟文武軍民人等

以辛亥迎于居庸壬子龍輿入大內然則所謂太

子在南都與喪達京師寂無知者一何舛耶

瑣綴錄言仁宗在位時一曰內臣道及太宗皇

帝晚年欲立趙府爲儲諭意于東楊東楊即對以趙

府面鼻欹側不宜正位遂宣趙府執視頃之意頓罷

仁廟聞之即日東降內批東楊加少傅兼謹身殿大

學士西楊得旨懷進請加太子二字于少傅兩傍

乃傳出未幾復陞工部尚書夫立趙之意素所未聞

豈內臣假以爲東楊地乎按成祖頗不樂于東宮

初以諸將推屬漢邸用擅募勇士殺兵馬指揮而解

后甚屬意趙邸以孟指揮謀擁立而解東楊之阻趙邸未可知然在西楊進少保後東楊以太常卿謹身殿大學士加太子少傅金文靖以戶部右侍郎武英殿學加太子少保俱同日未幾東楊進工部尚書金亦進戶部然則初未有加少傅與西楊阻之之說可推也東楊后賜璽書獎諭令三俸兼支則賞其榆木川顧托之功或兼以陰擁翼故不可知

小說云尚書呂震有通才掌禮兵刑三部事太宗將北征沙漠命洗馬姚琪譔祭文姚題作祭寶燾文上進上大怒曰何舞文若此命置姚于獄候旋

師坐譴師至榆木川

晏駕

仁宗登極命震治此

獄震擬進曰本名旗燾姚琪寫作寶燾係字體差訛當作某罰上從之攷永樂洪熙首尾既無洗馬姚琪與下獄什罪事而是時刑部乃尚書劉觀震亦不兼掌也有姚友直者嘗仕司經局洗馬出爲滕府長史于永樂元年進左叅政仍掌長史事後官太常卿恐亦非此人

弁山堂別集卷二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史乘攷誤四

枝山野記云永樂劉行業端父子領鄉薦會試下第  
道遇漂水一女子未沒號救劉命援之登舟附載以  
歸道中皎然不涅迨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  
女叩頭言本土族今舉室壅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  
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猶能返汝立命人送還  
還則茫茫然大川耳親識皆絕復載歸命善視因爲  
擇壻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君非構意室之縱使從人

湖坐巖而望水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留侍巾櫛劉固不可諭  
勸數四久之乃處二室生二子長大宗伯文安公定  
之次即布政叅議寅之也按永新縣志劉文安公母  
夫人留氏邑虎溪田家女也始石潭先生年四十餘  
弗嗣余高王父帥正翁與先生故友善因勉以副室  
計先生曰吾亦念是久矣柰何帥正翁曰虎溪吾留  
家媪有三女長者年及笄矣而尚未有聘者先生領  
之翁歸乃謀之高王母劉夫人旦日高王母託通家  
相好故期會先生之適室歐陽夫人于虎溪密約夫  
人袖釵環爲女聘而弗令其媪知之至則已有陰泄

之者矣媪長女遂先匿后山松樾中弗可召高王母  
乃躡語歐陽夫人曰今所見次者雖差少然固甚俊  
拔解人意取聘移之不可乎歐陽夫人深然之高王  
母乃起執次女袂曰吾固知若福女也即以釵環強  
加焉踰年遂生文安公後留氏累被封褒四子二女  
並貴顯出入禁闈享榮盛數十年年九十乃卒福女  
之云豈虛哉今小說妄載先生納水漂女重誣先正  
所自出不可無辨故特詳著之志爲尹臺宗伯所譏  
當不謬野記所載故飾美耳然留氏實劉氏尹公亦  
未免以同姓諱也

據楊文貞 三朝聖諭錄謂宣德中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與其子輻俱以賊敗法司議置之死文貞及建安公以四朝舊臣請從未減 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死可發爲邊吏建安對以士可殺不可辱發邊吏死等耳始戍輻遼左而觀從養然觀在永樂十二年實以刑部尚書謫爲本部吏至明年始復官故一時之議有此而憲章錄謂父子俱戍似誤近峯聞略言王文恪公宣德間巡撫周公忱會計入朝 上命置酒于樂館集公卿大臣侍飲極懽東里公獨不預是日一學士醉歸亡其帶詞林爲賦醉學

士歌按宣德三年以前朝士有宴妓館者而左都御史劉觀父子爲甚其年劉觀坐法右都御史顧佐禁革之又明年周文襄始拜工部右侍郎撫南直隸又三年始入計事豈有宴之妓館理文恪端人居史官久而作此論蘓人浮薄之餘習也

枝山野記言陳祭酒敬宗在留都豐城侯李隆留守公過豐城夫人即公主也聞公飲量欲闕之竟日不醉按李隆乃襄城伯也雖督南京守備原無尚公主又豐城侯李彬子賢襲侯亦嘗守備南京繼襄城後而亦無尚公主

天順日錄言 宣廟初諸大臣惟黃福持正不阿命  
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著碁問何以  
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  
以不會 上不樂居數日敕黃福年老不煩以政實  
疎之也按 三朝聖諭黃在淮漕文貞公荐之爲南  
京戶部稍均勞佚耳且是時惟蹇夏二楊及胡忠安  
常入侍不聞有對奕之說似未可信也攷之史以爲  
太宗朝事恐亦據日錄而書之未可信 太宗嚴重  
蓋未嘗與群臣對奕而忠宣當其時亦多鎮外不常  
左右也

菽園雜記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府州  
縣餽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爲淮揚鹽運使餽雞  
四翼麵一盤楊公受之且携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  
寓于交際如此先奉直公時客淮揚親聞其事按楊  
公展墓錄往返間雖一驛丞相見餽一雞必記豈有  
過淮揚獨不書耿公理又其中云聞有耿運同者亦  
可而未之見當是前說虛耳

枝山野記言 張太后大漸乃召三楊于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建  
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脩其一朝實錄

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  
曰曆日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  
實 后納之或曰請謚爲神聖皇帝其二云云 后  
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一  
字論死乞弛其禁聽令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荅三  
楊即趨下叩頭三事臣等已受顧命遂出而憲章錄  
亦因之按 張太后遺詔今存未聞有此三事也即  
有之何以實錄遺而不脩孝孺集至成化時始出  
憲章錄載馬順害劉忠愍球事謂持刀小校本盧氏  
人與耿九疇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

久不至甚迓之一日來見九疇見其貌黃瘠不類情  
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迫  
于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  
天理事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  
悔恨不已未幾果死勞堪類編亦因之據此則小校  
乃耿清惠素所狎侮者也耿公正人豈宜有此且劉  
忠愍以正統八年下獄耿公方爲兩淮鹽運使原未  
入京至十三年註誤被逮赴京事白即遷刑右侍劉  
之死久矣何嘗一相及而敢于矯誣乃爾

立齋閒錄謂 朝廷旨意出內閣臣條進藁底居閣

中謂之絲綸簿其後爲宦寺取入中禁徐有貞既得  
權寵乃請于 上如故事還簿又一說謂楊文貞告  
展墓恐權歸于次相文敏乃以絲綸簿送內暨文貞  
還請之不復出矣兩說俱無據而後說尤孟浪庶藁  
原在閣不謂之絲綸簿而當時文貞文敏偶以資序  
先後耳其委寄寵禮同文貞何緣以展墓而歸簿也  
嘉靖初言事者攻文貞且請簿詔詰責之乃已野史  
之誤人若是

餘冬叙錄記 英宗初立年在幼冲 朝廷大政承  
太皇太后指裁爲多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

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  
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  
東立英國公等兩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勸  
之辭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  
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 太宗方寵漢庶人有  
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 仁  
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遷大學士故 太后有是言因  
顧 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 皇帝有行必與  
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  
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

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頸英  
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 皇帝年小豈  
知自古此輩禍人國家多矣我能聽帝暨諸公留振  
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太后駕起詔 英宗賜  
英國公等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  
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毋儀天下之力也  
攷楊文敏行狀及楊文貞三朝聖諭錄最爲詳備然  
以召對言則影響 宣宗時事也王振之說恐無之  
按文敏行狀云二月乙未 宣宗侍 皇太后謁  
長陵 獻陵景陵 上以 皇太后命召見公等五

人于便殿諭之曰 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  
寧民生無事是固 祖宗福佑家國亦惟卿等贊翼  
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紵絲表裏 聖諭錄所載英  
國公張輔少師蹇義少傅士奇太子少傅榮太子少  
保幼孜太常卿溥入見 太后云云略同後還京士  
奇嘗獨對 上曰前日 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爲汝言 皇考往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  
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與任事不任  
事皆有譏評謂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厚重小心但  
多思而少斷汝持正言不避迂意議事之際 先帝

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失先  
帝甚悔不從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  
不可以爲迂而不從謹之謹之攷史所記亦略同至  
正統中絕不載 太后召見諸大臣事夫以 太后  
召見大臣於 朝廷爲盛事於諸公爲盛遇責數王  
振爲盛德文敏行實與 聖諭錄何故佚之史於  
太后之聖政王振之蠹國蓋媿媿焉何所諱而不書  
意者何文簡驟聞前輩之言喜而筆之不知其誤也  
兩湖塵談錄謂正統初魏文靖公驥爲吏部侍郎中  
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歛輿迴避

公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諧於內衆爲  
公危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  
驥近日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位六  
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温旨慰之曰爾所  
言者是好官 按魏公而有此則生平第一偉事而  
公卒于成化中行狀志傳之類何所諱而不載又攷  
古穰雜錄云魏公篤好吟咏癯然若不勝衣王振亦  
重之呼爲先生贄見惟怕一方亦不較夫既曰重之  
則讚公事所必無者古穰爲李文達公賢門下正其  
時人兩湖之言似非實錄

枝山野記謂英宗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語語及公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難自處者朕爲卿處之公謝無有上固詢之公曰臣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臣第妾有父以臣貴父依臣臣嘗厚待之今被侵家政規權賂頗撓臣事臣未能去之也公意蓋欲上爲屬之法吏罪而屏之耳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俾至公第杖殺之公叩首謝然而以雙箠徃公請其故上曰既誅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亦自嫉其父姑且留之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或不可後成噬臍無如初忍

情也公又申懇再三竟不許校尉云頃刻報已兩斃公猶未出朝也攷此事別無經見文敏公給假省墓卒于武林時英廟僅十四歲事皆太皇太后主之何得有此舉動耶此事絕類前紀徐中山常開平事皆齊東野人語也

閒中今古錄言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之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入宮中訓女官輩時有十余人後獨王振官至太監正統初居中得寵至張太后崩權傾中外歲已巳虜人也先犯邊勸上親征者是也乃沒土木之難世莫知其由教職故識之以示後



攷之王振少以選入司禮讀書後爲東宮局郎英  
廟即位遂越興安金英柄司禮見實錄甚詳無所謂  
教官闡割之說也

莘野纂聞言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幾數年從  
學者日衆而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庶得之竟置  
于法有成器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志爲作文  
以祭之登靈緒山望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  
通分呈藩臬跡其所爲若謝翱王炎午之於文天祥  
皆非有爲爲之者按劉球侍講言事忤王振假董編  
脩璘請爲太常卿株累下獄錦衣指揮馬順希旨殺

之其事明甚今言避難隱居姚江從學者衆當路庶  
得置法殆是夢中語

枝山野記言正統末王振謂三楊 朝廷事虧三位

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瘁其後當何如文貞曰  
老臣當盡瘁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楊先生休如此  
語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荐幾個後生報 聖恩耳  
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荐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  
然用之文貞或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  
自力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書幾個名字某  
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

又當一心力也文貞嘆服按此是後人歸美文敏語耳殆非實錄文敏以正統五年省墓卒于杭又四年文貞荐曹勗以侍講入閣其年文貞卒又三年陳公始以學士入閣又二年苗高二公始以讀學入閣今謂文敏爲此言而振欣然用之蓋相去遠者幾十年近者亦四年矣故曰非實錄也

西樵野記言景泰間搃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其名也初許同里

尹氏邇年尹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從故遁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抑欲爲我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願爲公相箕箒妾耳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燔爇妙絕無伍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令芳華出見之華竟不出亨命婢督行者相踵于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實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

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言罷杳然按此事乃武三思之于狄梁公今傳會之耳且石公景泰中未嘗一日離京營天順初始西征則于肅愍爲所害久矣

客坐新聞言成國朱公某沒于虜其子某隨征獨返見其母夫人讓之曰汝父死于國難汝隨征何獨生還豈利其爵棄而不顧耶立命死之以庶子襲其封時人皆偉之按沒虜者成國公勇也其妻曰王氏初封國夫人後追封王夫人儀即其出也襲公爵次子佶授指揮使其事無一合者且不能舉其名何以稱

### 野史

西樵野記黃鑑蘓州衛人厥父善舞文起滅詞訟蕩人產業爲害不少既而晚生鑑弱冠時登正統壬戌進士上因其青年美才俾官近侍蘓人咸曰父苦事刀筆而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改元天順復位上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風漾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者上嘆曰不意鑑之奸有是耶亟召甚于平日鑑至上擲此本視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遂至滅族意使鑑寵

不及此惡能報之深耶按景泰中吳江有徐正者爲  
兵科給事中嘗上疏言南城禁錮事景帝惡之謫外  
衛經歷又以戀娼妓不行充戍鉄嶺衛太上復辟逮  
而劄於市實無所謂黃鑑與陞大理少卿也

閒中今古錄言天順間冢宰王公翽右侍姚公夔一  
日試該選監生出論題曰道盛德至就試者不敢斥  
題目之差但告曰題目甚難姚又不得顯言惟體試  
士之意從容請于王曰此題果不容易監生廢書已  
久望易此題目王曰汝且一易姚曰只易了盛德至  
善則諸生便可下筆王笑而然之噫冢宰但知道德

之對言而失章句訓道爲言也年老病忘非姚婉言  
以請則試者情何由達而皆閣筆矣按此事累見之  
野史是寇莊愍深掌院而韓襄毅雍爲僉都時事非  
王與姚也

閒中今古錄言正統戊辰廷試一日上夢儒釋道  
三人來見至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幼曾  
爲慶壽寺書詔探花陳鑑曾爲神樂觀道童也按考  
之諸野史是士人戲爲標目耳非上果先有是夢  
也

近峯聞略言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于英宗嘗稱

爲我張寧吏部察上意推爲巡撫都御史 上曰張  
可作都御史耶繼推南京侍郎 上曰待北部有缺  
來說未幾 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  
得通判至知府耳按張寧爲禮科都給事中受知  
英廟果欲大用之然吏部實未嘗兩推至成化初吏  
部推脩撰岳正爲兵部侍郎寧僉都御史詔與在外  
四品方面岳得興化知府寧得汀州知府實未嘗陞  
通判也

西樵野記言李都憲守三邊嘗題石灰詩云千槌萬  
鑿出名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  
青白在人間後以邊境猖獗挺出因裂其尸焉今人  
仰其節義誠詩懺也按他小說載其詩語類于肅愍  
特小異耳國朝無守邊李都憲出戰而死於虜者惟  
正德中才襄愍公寬以輕敵死虜然不聞有詩此必  
因肅愍而誤傳者也

莘野纂聞言吾蘇陳儔敏公鑑韓都御史雍並爲郡  
庠弟子負時會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分贊先  
期而至有丐者私相語云適見城隍迎丞相前導而  
出往常在此未嘗見也二公陰然之後果相繼第進  
士爲顯官皆以勲名終然則享爵祿者神明預識于

塵埃中矣按此事吳中小說累載之謂是陳太保鑑與俞太保士悅也二公實同時爲諸生又同列八座若韓襄毅與陳公科第相去二十年豈有同時爲諸生理

諸說家記王靖遠事謂虜酋阿台朵兒只伯數寇甘梁命公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嘆曰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明日集衆轅門詢平日畏敵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徇一軍震慄攷彭文憲志銘亦同第考之史則云都督蔣貴僉都御史曹翼統兵勦胡寇駐魚兒海

子以都指揮使安敬言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都察院劾貴等懷奸失機宜治以軍法上命尚書王驥責貴死狀僂敬軍中以徇然則靖遠之誅敬以中旨耶抑便宜行事耶誌文所載絕類狄招討僂陳沔事雖快人意恐當以史爲據

李文達有經世才其所持論麓川事甚正但公生當其時而所紀有不能無牴牾者謂麓川初叛沐晟尚在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此大誤也按正統二年十月雲南南甸州知州

刁貢罕等奏麓川宣慰思任發侵奪其所轄羅十思莊等處二百七十八村乞遣官齎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詔黔國公沐晟處置以聞自是思任發不奉詔因而發兵侵噬不已而討捕之 命下矣然每歲未嘗不撫討也後遣沐晟爲大將摠兵而都督方政等爲副以鎮兵從行政爲前鋒破虜逐北渡潞江遇伏敗沒晟逡巡不敢渡引兵還上疏請罪逾月遂暴卒人以晟爲服毒最得其情矣今云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何也晟卒後命其弟昂以左都督代鎮摠兵再討麓川又敗乃始議遣王驥蔣貴以大兵

行文達又云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于人何利益而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兵連禍結以有今日此又大謬也 高帝命潁川侯以三十萬衆下雲南大理而 文皇復命新城侯以八十萬衆下交阯以故諸土夷環雲貴二廣以十伯計咸惕息而不敢動迨宣德初柳升王通再敗黎利而捐交阯與之中國自是輕矣麓川之所以驚肆爲棄交趾也若再敗于麓川而竟不誅則土官之弱者不二十年而爲強者有矣強者不誅而益強則中國之在西南者亦非我有矣其所以失在中國之政不脩而驥等之用兵

未盡善也不然潁川新城之大興甚于麓川倍矣何以不爲天下累也

田汝成作西南夷傳其于方政之敗沐晟之死與王驥等之用兵差近似而其他又有大繆誤者至以麓川爲孟養云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昏懦不能鎮緝諸夷部下貴姓酋思仁遂擁衆麓川叛孟養略取其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子思仁益張遂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事聞 睿皇遣黔國沐晟左都督方政等征之兵敗沒按麓川本 國初降夷宣慰使也曰思倫發時方有事于緬故增號曰麓川

平緬宣慰司至孫思任發侵孟養地抗王師始伏誅有子曰思機發叛有其地累討之始走緬甸今以麓川爲孟養而宣慰思任發曰部人又益一刁賓玉及思機發爲思仁皆誤也夫以李公生其時田公官其地而尚不能無誤乃爾信乎史學之難精也

吏科給事中姚夔以交趾死事知州何忠未及謚請以待制王禕例謚之禮部覈奏報罷其後永豐知縣鄧顥死事特謚恭毅蓋偶因劉忠愍球之昭雪言官併及之耳固有遇不遇也張南園謚紀載有何忠蓋祠額之誤



張御史春真定人商弘載榜二甲第五人初試南宮  
主司欲首荐以北卷爲疑既拆封知爲真定人以問  
宰相曹公曹與張同邑啣張不往見但謝不知遂寘  
第六廷對復得第一甲第三人曹又易之初授南京  
廣東道監察御史 國朝進士什褐爲御史自張始  
時中官王振用事齊韶附之得南京刑部尚書倚托  
縱恣人莫敢言有指揮某者與徽商友善往來無間  
結爲昆弟指揮富而無子有三女一嫁儀真民一嫁  
鎮江一嫁武臣指揮既卒徽商遂謀襲其官媚指揮  
之妻甚至妻信之遂許爲嗣既得官併欲奪其產沉

指揮之妻于江既事漸彰聞指揮女在儀真者訟之  
刑曹齊韶受賂竟右商人而誣指揮女徘徊都市商  
殺之血汚女衣以石沉之井指揮妻有侍兒爲商所  
奪心傷故主有怨言商又殺之有一奴欲訟寃商又  
殺之都下無論貴賤皆痛憤然畏韶七年無敢問張  
初至官見婦人泣而呼寃蓋指揮女在鎮江者也都  
御史過之若不聞御史過之亦若不聞張心疑之問  
之同官同官握手諭之曰此非君所當問也張奮然  
曰 朝廷設耳目之官何事不可問有事不敢問號  
稱御史不亦辱乎今日吾固當問之同官掩口笑曰

南京京城事皆屬廣東道張遂按之白中丞中丞怒  
曰汝書生不諳時務躁妄如是汝登第幾日蒞官幾  
日遽欲預事乎韶聞之大怒曰吾不識張春何狀豈  
喪心病狂乞死者耶不然何以返吾獄既而窮按不  
已事大暴著井中血衣尚在獄詞皆張手筆韶見之  
大驚曰彼書生何精練至此始有懼色因求都御史  
勸阻之都御史曰吾前叱之今日何面復與之言乃  
令同官言之張遂列齊韶見阻之意都御史轉托之  
言并同官三四人連獄詞且疏呈都御史求印都御  
史固不肯印月余都御史去御史曹姓者署印強使

印之乃得聞 上而齊韶之疏先上矣時北京都察  
院都御史寇莊愍公見之曰此疏何得先上都察院  
本亦當即至宜徐待之三日張疏果至下錦衣衛提  
問韶與張連逮至京錦衣衛金指揮者亦無子問其  
事悽然泣下故齊韶無所措詞時張疏言韶放縱數  
事其一史氏事史氏初與 后妃之選 英廟欲立  
爲后而疑其姓謂朱與史婚非雅遂賞表裏還之齊  
韶竟納爲側室張又上書王振幾千余言首論此事  
王振讀至此驚曰韶他事吾尚可爲此事吾豈能左  
右乎由是商始伏辜以殺死一家三人論而齊戍邊

刑部原問官死于獄御史轉托者俱爲編氓惟張復  
官於是韶上疏申辨上怒勅再辨者斬韶怨王振  
不右已以爲是獄皆振所爲也上疏言振罪上怒  
竟論棄市時張一疏殺一尚書杖殺刑官數人罷三  
四御史直聲雖振動天下而舉朝不能安之矣此同  
年周學憲聞張之子孫言其事而筆之書及攷國  
史獄牘則所謂指揮者南京水軍右衛指揮僉事實  
福其姻戚徽商與爭官職者陳珙也訟在刑部而右  
侍郎齊韶欲奪福官與珙大理少卿廖莊疑而駁焉  
再駁韶責司如初議因改駁調廣東道御史張春曹

得趙雲索珙等對理韶怒不肯發且執福答之創重  
死爲守備太監劉寧所奏韶逮錦衣衛問而珙亦奏  
莊與春等受福賂因并逮置對順鞫韶所受珙賄與  
核福死實莊春等受福賂誣珙疏爲韶所嗾而韶嘗  
稱王振爲中表兄其從子錦衣指揮王山王林爲表  
姪居刑部一歲獄因淹繫死者百二十人又逼取被  
選退宮人百戶史宣女爲妻及僭買永嘉大長公主  
卧床王振以其冒親也怒趣法司問狀坐韶以勘斬  
珙誣告平人致死絞韶上疏懇辨不聽後數日僂于  
市然則周子之所記特影響耳齊韶侍郎固非尚書

也商原無得官亦無殺指揮之妻女與奴也商論絞非凌遲也張春原無上疏齊韶先坐斬辨而不免非坐戍以疏詆王振得罪也北院之掌印者陳鑑非寇深也錦衣問官乃馬順亦非無子之金指揮也又謂會試取第一以北卷拆封而問知爲真定人詢宰相曹公夫拆卷之後誰得而問宰相始填卷耶齊東野人語不足信

周又言 英廟復辟忠國公石亨用事亨子彪以游擊巡邊所在積聚皆沒入已謬奏虜寇焚掠無遺朝廷信之張上疏論彪誣妄舉朝吐舌亨怒云何物

狂子吾將赤其族殺齊尚書非此人耶此 朝廷之佞臣留之何益 上命給事中一人刑部侍郎一人即官二人至所在勘驗給事中以憂死衆依違其詞以復 上頗知之彪與張俱召還而置之不問亨屢遣人刺張張不爲備待命二年不授官遂棄去然公論惜之左遷鎮江府同知時宰徐有貞亦謫鎮江與張同爲石亨所擯相得懽甚有詩云雙親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縻二十年徐見之云吾心事君已盡言之矣遂以此二聯一字爲一詩以相愁嘆後以憂去同起復至京復待命二年不得官時商弘載入相矣張

亦不往見竟得應天府治中俄而亨敗凡嘗論亨者  
皆復官賞賚增秩張遂擢順天府丞時張已疾甚未  
至任而卒按史自天順元年以至三年七月石亨與  
虜用事並無有論其失事者亦無差官勘邊者豈有  
如此大舉措而史遺之理且二年七月內張春尚以  
奏牘落聞字法司問罪復職今云待命不授官棄去  
何也徐有貞以元年七月謫金齒何嘗流寓鎮江二  
年後張春尚在山西何云同擢相得懽甚也春詩雙  
親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縻二十年徐公官極品又二  
親父已歿而云心事君已盡之又何也亨敗之時商

弘載爲民山中又七年而始召今云春自鎮江丁憂  
起復至京二年不補商已拜相矣卒不之見俄而亨  
敗嘗論亨者皆復官增秩春遂擢順天丞年月一無  
相應者此何異夢中說夢也

御劄慰之曰卿

以疾

國紀

賦更至京二平不辭商已拜朕矣卒不之良對而卒  
及燻為吳山中又十平而故召今云春自驗云一真

命不授官棄去  
言有

弁山堂別集卷二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史乘攷誤五

憲章錄言楊士奇子楊稷毆死人命數多逮繫法司  
至是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 御劄慰之曰卿歷  
事 祖宗以及朕躬啟沃弼贊勞動實多比卿以疾  
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唯卿子乖家訓干國紀  
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  
注望士奇感泣按稷行提至京文貞疾已甚矣論死  
未決 上故以勅諭慰之文貞卒兩月而稷以度死

獄亦未嘗處決也今錄似誤

枝山野記言王振雖跋扈大臣猶持體面尚書遇振未曾少降辭色同坐時振欲據尊席尚書曰公職太監四品官吾二品也岼然凝坐振無如之何按此恐非實錄振得志之秋抗禮者僅英國公輔胡宗伯王太宰內閣三四人而已成公朱勇尚書侍郎皆長跪唯唯豈有坐其上者哉

菽園雜記言陳僖敏鑑視王毅愍文先入臺鑑爲左都御史文爲右都會更有右都御史一人文遂據中坐凌其上僖敏不與較此言恐誤也毅愍以大理卿

先轉右都而僖敏鎮陝亦以右副轉右都自是更代一代未嘗同在臺也僖敏出守河保禦虜而毅愍在陝俱轉左會得請代以刑部右侍郎耿公代之始皆以左都共事而僖敏資序在先然是時無右都也毅愍尋以陝西勞加太子太保却在僖敏前僖敏至易儲始加如之以後三左都有鹽山公俱宮保而是時位次則毅愍僖敏忠肅公

傳稱郭大宰璉以正統十二年卒年七十七云永樂初任戶部主事勤于職 太宗亦知之未幾陞福建右叅議時年二十四人呼爲小方面按十二年爲丁

郊七十七則永樂二年爲甲申三十四也三十四不  
當呼小方面豈其卒時爲六十七耶攷之史太宗  
初陞叅政其陞叅議時洪武甲戌爲二十四也  
客坐新聞言李西涯程篁墩童時以神童被薦英  
廟試之云云非也按二公之年當是景帝時事在  
通紀吏部尚書何文淵加太子太保係於景泰元年  
非也文淵以三年易儲而加

通紀言擢監察御史韓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非也韓公還朝後遷浙江按察副使之任半歲以陳  
芳洲薦遷今紀載于十四年土木之變前亦非乃景

### 泰元年事

景泰七年十一月丁卯以監察御史陳述薦處士吳  
與弼詔巡撫都御史韓雍禮聘赴京至天順元年始  
用忠國公石亨薦遣行人齎勅諭耳

菽園雜記言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營者止稱坐  
營官總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  
總兵稱則近年始及內官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會  
兵部與總兵官議則總兵之稱又出自今上矣文  
量其時人當不誤但景泰中于肅愍奏議武清昌平  
侯俱稱總兵官勅書奏疏皆然恐不起自成化也所



謂坐營者蓋十營偏將耳

枝山野記言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爲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爲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闈中旨特詔南畿五經魁士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觀五士文章至泰微言曰仍應以此卷爲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比拆封其次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解元劉公初大不平欲扣闈力辯迨覆試乃已後劉沒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介焉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乘此爲之地耳既而朝廷徇其意特命以二子

登科時目爲欽賜舉人按于肅愍止有一子冕已爲府軍千戶是科陳芳洲王千之俱在內閣二子不得第上疏以徐泰事巖考官而高文義奏請覆試且於左順門面奏陳王之非事始得解今祝氏移陳芳洲之事於于肅愍而又移二公之請於高文義謂爲于王地何也不過欲爲外大父掩飾殺于肅愍之惡耳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真斯人哉且是北畿非南畿也

又言虜擁乘輿登陴臨視諸大臣在城下朝上虜以長刀簽一縹燒羊於鉅端啖趙尚書雍趙徑開

喉仰接而吞之虜驚嚙指曰好漢好漢按是時不聞有所謂趙尚書雍也當是王舍人榮以使虜進太常少卿後復姓趙天順復辟進尚書耳且上皇在城外何由登陴而大臣却於城下朝也

野史又言大同宣府總兵定襄伯郭公登儒將也在鎮時虜卒入寇公出戰偶被執虜欲加害公叱曰我總兵也虜嚙指不敢動即以皮帳卧公以垂四角以木挺舁公往見酋長又與夾騎而行公體肥重虜以其不便於趨防護亦懈公忽縱身騰躍拉酋子隨攘其肘仍奪其馬乘之突圍疾馳還營虜遣千騎追之

不獲公之驍勇如此偉哉按實錄及定襄家傳竝無此事蓋記李將軍段褒公事而附會之耳

王文恪震澤紀聞言皇甫仲和之精占驗謂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南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石亨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遜按石已先至京由爲事官陞都督封武清伯與于謙出營城外虜退後久之楊洪始以宣府兵入命充總兵同孫鏗范廣等擊殘虜之未出關者紀聞語當非真

李獻吉作清風店歌極言武清伯石亨力戰之功而

雙槐歲抄謂亨以都督僉事係獄赦出之亨與姪彪持長斧突陣所向摧陷鄭端簡所載亨傳尤鹵莽不實請得事事折之端簡謂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景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按虜也先等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入寇癸巳大同總兵西寧侯朱晟等與戰陽和後口全軍覆沒惟右將軍都督石亨得免甲午上親征啟行巳酉降亨爲事官俾募兵自効八月壬戌上蒙塵丁卯召爲事官石亨爲右都督掌後軍都督府管大營操練辛未封宣

府總兵楊洪爲昌平伯九月封亨爲武清伯然則亨止充爲事官洪在宣府初未嘗下獄也端簡云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懽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兵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蹂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後亨遣謀者詒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

數百人虜始知亭在躡亂相蹂踐亭悉衆乘之大捷  
論功第一封武清伯按于肅愍碑謂也先兵至城下  
對我壘而陣車駕亦在虜營覘我軍嚴肅不敢有加  
於我我亦不敢向虜輕發一矢喜寧嗾也先邀大臣  
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計不應對壘七日是爲十月望  
虜移蹕漸遠乃舉砲擊虜營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  
大沮宵遁史稱武清伯石亨尚書于謙敗虜於德勝  
門外初虜以數騎來窺德勝門謙等伏兵于兩傍空  
房先遣數騎迎戰虜衆萬餘來追伏兵起以神砲火  
器擊之遂却都督孫鏜與虜戰于西直門外斬其先

鋒數人虜稍却鏜逐之虜益兵圍鏜鏜力戰毛福壽  
高禮俱往援之禮中流矢亨復分兵往援虜乃引却  
辛酉太監王敬都督武興與虜戰於彰義門外興以  
神銃列於前弓矢短兵次之報効內官數百騎列於  
後虜至以神銃擊却之報効者爭功自後躍馬而出  
陣亂虜衆乘之遂敗逐至土城興中流矢死居民皆  
升屋以磚瓦擲之會王竑毛福壽兵往援虜遙見旗  
幟乃退壬戌虜衆由良鄉遁去其日進封石亨武清  
侯加于謙少保二說雖未盡同大抵武清大將持重  
鏖戰突陣之說未可據也且作史者果欲沒武清功

何至沒都門之捷况亨自虜退即進封侯在京營虜  
奉 上皇由良鄉大掠而去以甲子出紫荆何嘗以  
一兵追之而有此談也

傳又言亨生子未彌月 上令負兒見之封爲鎖定  
侯攷無此事又云天順四年二月 上密詔御史按  
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  
法司請瘞亨屍 上念亨欲從之問李賢請盡法斬  
首 上不肯竟瘞亨而憲章錄亦於三年二月內係  
斬石彪於十月內係下石亨獄按史天順三年八月  
石彪以嗾致仕千戶楊斌等保留下獄考竟九月亨

乞養疾十月閒住四年正月亨下獄籍其家二月詔  
諭羣臣致書 親王其月癸亥亨度死法司請僇屍

榜示天下 詔始瘞之用李文達請也又四日丁卯  
誅石彪然則端簡之傳何嘗有一語實耶

又言以奪門功封亨忠國公彪爲定遠伯按彪時在  
大同以天順元年爲右都督破虜於磨兒山斬首一  
百四十級生擒二十人獲馬二百疋封定遠伯再破  
虜二萬於安邊營生擒四十七人斬首五百一十三  
級獲馬五百一十疋驢騾牛羊二萬餘進封侯傳以  
彪爲奪門封而俱畧其戰績何也

憲章錄謂 上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又啖內閣諸學士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命廷臣俱兼宮僚王直胡濙俱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太子太傅儀銘俞士悅楊善王文王翱何文淵太子太保蕭鎡王一寧太子少師商輅爲兵部左侍郎兼春坊大學士滿朝感惠遂以太子爲可易而黃竑之邪議起矣此大有誤漏內閣之賜銀在易儲先而賜黃金在易儲後若諸公之加師傅正與易儲命同日下非所謂滿朝感惠也當時左都御史王文揚善俱先以勞動加太子太保非以此日加也其它

加太師者勛臣則陳懋石亨加太傅者勛臣則柳溥加太保者武臣則張輓文臣則陳義石璞加少師者江淵加少傅者俞山加少保者俞綱羅通李錫蕭維禎而今皆遺之又黃竑議在先賞內閣在後

尹文和記二事史不載而頗核者于肅愍謙久病議添設一尚書助之江淵先生在內閣數窘於同事者欲出理兵部衆因而諛之江悅因屬商文毅輅擬旨坐便室中方下筆王毅愍文先起入商所以指畫石兵江工四字陳循先生尋入亦如之商乃如指書訖封進江不省明日調工部石璞於兵部而出江於工

部始大驚恨寰宇通志成內閣承密旨進秩時閣老皆職保傳止進無殿學而商文毅輅獨擬陞兵部尚書錢溥自贊善兼檢討擬陞諭德無侍讀黃諫自編脩擬進中允屬商繕正商退錢作編脩若誤筆者陳公請如初擬商言錢既越衆陞二級無官豈宜復陞乃止付司禮太監王忱封進既別王毅愍復送出門耳語忱曰諸總裁皆止進無官商柰何獨陞忱領之明日旨下商僅兼太常寺卿乃愕然不滿按是時陳公循以少保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加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高文鑑穀以少保太子太傅工

部尚書凡五官王毅愍文以少保吏部尚書俱加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商文毅以兵部左侍郎加太常寺卿兼左春坊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凡四官亦時制一變也未幾而兼官俱削矣當時商公最後進官亦卑然能於票擬間斟酌如此而王毅愍之強與內璫之相結亦畧可見史謂錢溥與商文毅不悅作老秃婦傳以譏之商略不與較想當爲此事易儲之際人不攷而以譏于王二公甚無謂也于公所職者兵事而已居密勿主此謀者陳芳洲輩也執筆首此議者胡忠安也爲六卿首者王文端也芳洲

金華山堂別集 卷之二十四  
輩初與高文義賜銀百兩江淵王肅商輅三公半之  
事定復各賜黃金五十兩文端忠安俱加太子太師  
而于公不過太子太傅而已王毅愍以正月與興濟  
加太子太保至增置宮臣之際蓋王不與陞而于不  
與賞也大概畧可推矣詔諸公二俸俱支皆疏辭而  
于獨再辭不允今柰何以易儲議之

枝山野記載 英皇在虜中袁彬哈銘外又有沙狐  
狸者亦衛士効勞甚著 駕旋沙不及從虜給以部  
曲爲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弘治初知  
其子故在歸驗實賜官其衛千戶第宅一區按沙狐

狸者本名李成在虜中以諧謔日侍 上扈蹕歸後

南城復辟擢哈銘大通事錦衣指揮僉事而成爲百

戶成尋徑入內府求陞職 上怒下錦衣衛鞫之銘

與達官也先帖木兒謀欲脫其罪俟 上幸太監吉

祥第爲奏請 上知事由銘併下獄謫銘貴州衛副

千戶後以赦俱復官銘以荆襄功進錦衣指揮使至

弘治中猶爲大通事沙狐狸後雖不知所終然以從

上蹕歸而所云留滯虜地至弘治時始款塞者皆謬

也憲章錄亦因之遂於弘治紀內明著其事

吾學編也先敗死事云天順初也先有平章哈刺者



欲繼也先爲太師言於也先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爲太師哈刺怒欲叛也先荒于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忌哈刺聞哈刺且叛益怒欲討哈刺恐不勝乃召哈刺子飲酒鴆之哈刺子嘔而出齒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喇哈喇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刺畏已防稍懈哈刺伏衆俟也先出獵襲也先也先倉皇戰敗走從數十騎投阿失未至復自疑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其爲也

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諸部遂分散按史謂也先既擊殺其主部衆益盛遂自稱田盛可汗別部大將阿刺知院求爲太師不許遂有隙至景泰七年也先遣其子守西番俾阿刺二子從行因令人持藥酒毒死阿刺次子阿刺詐報兀良哈盜已馬遣使請於也先取長子回同追捕之也先命其二弟友都王賽罕王統衆與俱臨行觴阿刺長子復毒之行次中途死阿刺怨益深給也先二弟先渡川俟其既渡阿刺統部落三萬人徑趨也先所居先使人數也先三罪曰漢兒人血在汝身上脫脫不花王血也在汝身上兀

良哈人血也在汝身上天道好還今日汝死矣也先  
曰我今日有災明日與汝戰退與其腹心伯顏帖木  
兒特知院直孛羅平章等坐帳中會議時阿剌舊部  
由卜刺禿僉院禿革帖兒掌判阿麻火者學士事也  
先日乂也先不之疑因共趨也先帳中拔所佩刀刺  
也先并殺特知院等其衆遂散賽罕王聞阿剌攻其  
兄領衆七千躡阿剌後欲俟其戰疲然後乘之既而  
也先死賽罕王棄其衆乘橐駝十七隻南走爲其下  
卜兒塔追及射殺之及都王領其人馬西走所紀也  
先死事與賊黨姓名俱不同要當以史爲確夫以也  
先之強悍慄賊而倉卒死於降虜之手中國自此息  
肩矣凡庚午之 駕還與也先之被刺皆天意也非  
人力所能爲也

史言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羣臣  
衆哭于朝議戰守有欲南遷者尚書胡濙曰 文皇  
定 陵寢于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侍郎于謙曰欲  
遷者斬爲今之計速召天下勒王兵以死守之學士  
陳循曰于侍郎言是衆皆曰是而禁中尚疑懼

皇太后以問太監李永昌對曰 陵廟宮闕在茲倉  
廩府庫百官萬姓在茲一或播遷大事去矣獨不監

南宋乎因指陳靖康事辭甚切太后悟由是中外始有固志按所謂胡澹于謙陳循之說有之第攷一時劉文安葉文莊諸公所記俱言侍講徐理召入倡南遷之議而太監金英斥之使出學士江淵乃更爲固守之說以對遂得大用當是時內微金英外微謙幾搖動矣而史皆不載所載李永昌對 太后語裨官數十家俱不及也按脩史在成化初李永昌柄司禮方貴重用事而嗣子泰以學士在史館溢美之談大抵未足信也

史言 車駕次鷄鳴山欽天監正彭德清勸王振曰

虜勢如此不可復前儻疎虞陷 天子於草莽振怒詈之曰脫若有此亦天命也德清既陣亡尋用振黨籍沒家產所謂黨者論其平日事耶

史于何文肅公喬新卒條下謂景泰初易 皇儲草

詔大學士陳循起句云天降下民作之君其時吏部

尚書何文淵適在側即應聲曰父有天下傳之子迨

天順改易與謀者多斥罷喬新時爲刑部主事因見

黃竑徐正處以極刑恐禍及已乃貽書勸其父引決

文淵果自盡士論耻之此亦焦泌陽懟筆也正德中

柄史者力爲辨其誣然攷之天順錄云致仕後 上

復位華宮保文淵自以與議易太子首發父有天下之言慮有奇禍時副都御史陳泰左遷廣東按察副使道經廣昌人有傳泰來抄提文淵者懼即自縊死後爲人所奏差官啟擲驗之果然則勸文淵引決之說誣而自盡之說實也野史以爲出江淵大槩以文勢攷之恐先有父有天下傳之子而借天降下民作之君以對之耳又文淵以四月卒而黃竝徐正以五月誅大抵未可信

憲章錄云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謚文安尋改謚文忠攷英未嘗改謚也又言太子少師禮部左侍郎無

翰林院學士王一寧卒贈尚書攷一寧贈太子太師非尚書也

又言 帝將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帝爲之憮然 帝所言者謂見濟也而英所言者謂

憲宗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此本野史似可據但攷之史景泰元年 上怒金英發其結黨市恩及縱家人中益等事論斬及戍謫有差英下都察院獄亦論罪斬 詔禁錮之英家幾籍矣豈東宮生日之說在英未下獄之前耶或景帝之怒繇此但其時 帝

方即位殊未萌易儲之念不應有東宮說也英之赦  
出必在三年間當時儲位已定 帝何必復言東宮  
生日英猶在危疑間豈敢作此對耶英能斥南遷之  
議又能作此對語誠非凡品但恐好事者因而附會  
之耳然英嘗使南京獨大理寺卿薛瑄不出見英使  
迴 景帝問所見誰爲良者曰僅一薛卿耳然則英  
之賢殆非他璫比也

菽園雜記言景泰五年御史鍾同卽中章綸合奏復  
東宮下獄時兵部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奸人  
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 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

公等 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畧不忠所以善  
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高崇柰清議何謙  
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 朝廷法度然有胆氣當  
進一級處之遂出知安州集常熟人字浩然我 朝  
進士選知州始此按楊集事 國史家乘所不聞賴  
有此耳然不知其時選法何如王文端忠肅不少持  
否至謂進士選知州始此恐誤永樂中劉綱由進士  
選陝西寧州知州

憲章錄言長洲練綱由鄉舉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  
務八條又上勤王急務疏 帝閱悟命施行之且竒

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按水東日記謂綱謁  
左都御史陳公鎰曰刑部俞公有意以臺端薦我其  
謁尚書俞公士悅謂陳公亦如之二公相質無有也  
始悟其欲求薦而難於發言念綱數上時政疏有聲  
且畏其口遂以綱名應授御史今云 帝竒其才即  
授御史似誤又景泰年命綱協贊陝西延綏等處軍  
務自陳名輕責重乞陞僉都御史庶可壓服人心  
帝謂陞官豈可自乞已之然則此公之躁進有素其  
外補宜也而憲章錄後特爲書卒立傳以優之又極  
其褒予豈薛之與練意氣有相似耶又其時給事中

徐正嘗自言已已有禦虜功欲引姚夔陞侍郎王竑  
陞僉都御史例乞陞不許遂進南城離間之策謫戍  
鐵嶺身磔死家籍正亦吳江人

李文達天順日錄言 景帝不豫大學士王文與太  
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  
景帝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  
皇子固宜復之唯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  
之賢因會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  
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  
之意在誰賢亦知其心又云先二日有駕其說于石

亨輩云 上以掌兵數人謀立 上皇命太監張永  
行拿入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 太后寫勅與亨等  
令成此事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  
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不遂其私因  
乘機圖謙併中傷所不足者耳此語可謂實錄醜正  
之徒至必以易儲迎襄釀證肅愍而史乃併王毅愍  
之謀掩之後遂得與肅愍同贈謚而肅愍至今尚有  
功首罪魁之說抑何幸何不幸也

雙溪雜記言徐有貞李賢爲吉祥所引入內閣辦事  
故除于謀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因助之詳辨累紙  
然攷有貞以南城返正日入閣殺謙文等始進許彬  
次進薛瑄最後用李賢然則二公之被戮與陳德遵  
等之戍奪皆文達未入閣以前事也

傳信錄言景帝未崩時有駕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  
行有長史伍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勅書  
來然後行未晚後 英廟復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  
世子具言之 英廟悅召長史賜以襲衣金帶自此  
始伍蓋蘇州人也忘其名矣吾蘓無長史伍姓者按  
景帝以群臣請擇元良尚且不聽豈有遠取疎屬入  
繼大統之理考之正史 復辟後楚世子原未入朝

而長史金帶原不自 英廟始齊東野人之語誠哉  
無稽也

瑣綴錄言廷鞫于王少保日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衆  
憤然攘臂拳踢于王二公且謂二姦臣正好歐識者  
含憤明日有貞等徑陞旻通政參議按尹直以旻爲  
吏部擯斥不用怨之刺骨故爲此以謗毀耳不然此  
豈隱匿秘事而朝野更無一人記之哉假令有此成  
化三年後于王二公既昭雪寧無有譏旻者而至旻  
之敗臺抨亦不之及何也

客坐新聞言天順初泰和陳公循爲首相學士廬陵  
陳公文欲援引以進泰和難之廬陵營于他所 英  
廟語泰和曰閣下缺人辦事陳文如何對曰文固宜  
但少歷練欠老成耳遂寢他日內侍以其語語陳陳  
詣泰和白之曰先生不能拔人又于 上前沮之何  
也泰和曰此言密邇公何由知之耶然則歷練老成  
者果未至也廬陵慚而退按正統末循未爲首揆而  
文資尚輕至景泰二年文以大學士高穀薦爲雲南  
右布政使 英廟復辟之次日而循就逮遣戍久之  
文始入爲詹事再以禮侍兼學士入內閣其求薦與  
沮當在何時也



野記言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構誅皆非其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云我提兵入援何罪而殺我臨刑有縞而至者俊所狎妓高三兒也慟而呼曰天乎忠良死矣奚以生爲紐其元合于頸使其家收殮即自經當時范廣楊俊雖爲石亨所構誅然非同日也尋觀雙槐堂歲抄云楊俊誘執太監喜寧以功陞右都督虜窺懷來俊調永寧兵往守奉御黃整奏聞于謙惡其擅調請誅之上不問楊洪懼禍奏請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守獨石馬營喪師辱國之罪詔斬于市且載高九兒事同又謂俊

死後楊洪含痛而沒猶追其祿米家產蕩盡及考實錄則俊爲楊洪庶長子也于謙既論劾下獄尋復右都督統京營兵洪薨後嫡子傑襲封俊復坐事下獄降都督僉事傑死無子俊復襲封侯景泰末復以家人首告其欲姦父妾等罪革爵子珍襲天順元年上以其爲叅將時勒所部閉門不迎駕且云火種頭來矣爲石亨所聞嚙之復爲太平侯張軌所構坐斬子珍謫戍至成化初復京衛指揮使蓋雙槐歲抄尤失實也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史乘攷誤六

蘇材小纂言

景帝聞鍾聲問左右曰非于謙乎左

右對以得太上皇帝曰哥哥好好按此吾吳人黨徐

元王之論也景帝與于相信之深豈有疑至此若即

有之何不疑石而疑于乎憲章錄言封都督張軌

為太平侯輒為文安侯軌仍改名賜誤也軌為河間

王第四子英宗每呼之為張四而野史訛為張錫

攷國史家乘俱無改名之說輒封文安伯非侯也

復齋日記言也先去後真保河南盜梗不通指揮范  
信請以兵五百飭平之少保于謙奏擢為都指揮使  
從教閱大倚信之 英廟復辟石亨等嫉其附少保  
指為黨棄市按棄市者乃都督范廣名將也事亦不  
合 王公大臣下獄者皆以附少保為罪  
武功遺事載李文達言奪門無功 上曰先生謬矣  
若徐有貞可謂能用其勇矣當時之臣非不能識此  
然沈潛不諳可見彼此才力之不逮耳又召入至文  
華殿復諭奪門之事因屬左右曰曹石非無功勞一  
旦犯法不可留矣朕在南官時汝輩若無徐有貞如

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他功業以為天順日錄語按  
日錄亦有曹石二句獨不及先生謬矣徐有貞能用  
其勇前語與若無徐有貞如何過來後語蓋武功之  
姻及門下客附益之不知何所據

又言天順八年甲申春大學士李賢去位閣下缺人  
出自 上裁令中書科寫勅取徐有貞來聽用勅具  
未下而 上晏駕按八年李公原無去位亦無取徐  
公事蓋亦吳人掩飾之辭也

東白先生張吏侍延祥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  
之禮九幾變 英朝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為首相司

禮監巨璫以職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  
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  
而坐閣老面西坐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老第三人  
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商閣老  
輅又送之下階後萬閣老安又送至內閣門矣今凡  
調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出其餘或使小豎并用事  
者傳命而已按東白所言內閣送迎中官之禮先後  
漸變固是但言彭分列而坐後陳送之出閣非也成  
化丙戌李文達卒陳為首陳卒彭繼之  
閒中今古錄言大凡人生而父命名亦係乎數天順

庚辰殿試讀卷定祈順卷第一既而司禮監太監問  
所定卷閣老以姓名對太監曰此卷固出人一等但  
傳臚時北方人音與御名相似閣老愕然乃以王一  
夔卷易之而抑順第二甲祈廣東人仕終郡守司禮  
監之識見又出閣老一等矣是不知內閣取進呈卷  
于御前讀後開拆初不知姓名而英廟御諱音振  
與順殊不類也即此音亦不同而是歲館選亦不之  
及且同時館閣諸公未有及此者其為傳會無疑  
閒中今古錄言景泰中予司馬謙王都憲文權重  
于時後英廟復辟石亨等誣奏以不軌奉旨本

該凌遲處死從輕斬了罷欽此二人赴死所于則連呼皇天后土王但云今已到此伸起頭來就斫連呼何為久後自明白噫王之言其過于遠矣按攷之水東日記諸書皆云廷鞠日王公極力辨迎襄之誣而于公第云何辨為縱上不欲誅我石亨輩必不肯容我遂默不對今此錄似牴牾且尚不知王之在內閣而稱都憲何以名紀事也

枝山野記言曹欽作亂時徧覓大臣唯寇遇害及執李相賢頻擬以刃而釋之索王尚書翱甚急王在一室窘迫無計一主事長大有力遽負王奔而免王後

擢此人要津時呼為馱官人考李公自撰日錄云傷賢後挾已至王公朝房令草奏求白又欲執李公它往王公為解救之俄懷寧伯大兵至圍欽李與王公皆得免然則王公奔而免與馱官人之說未可信也

○客坐新聞言兵書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朝廷時命總兵某帥師征滿四公從征督餉滿四據二山臨高禦敵矢下如雨我軍氣奪將官不能為計公謂曰必使攻下二山我處上游其勝可得將官請計公曰要功在賞也我有銀牌二千顧募勇士能奪山者先給與而後計功將官即選募勇却之士千餘令上

山攀緣入巢舉火攻擊已奪一山其一尚為所據公曰更有銀二千餘兩可為牌五百復募衆卒夾攻其山亦隨列分衆懽呼奮勇軍容大振將臣又慮其飢公曰我已備糗糧二百車皆以蜜劑而和者使可飽而不渴以餉之士卒有死戰之心故卒成功將臣曰此余知府功也我何有哉先是滿四惟特一泉為飲公率健士三百往探其源而堵窒之四遂跼蹐而公之料敵取勝出人意料有如此者按余公時自西安知府本省叅政遷右布政使左軍治餉非知府也行狀止言在軍中効勞居多而一事不及至于馬端爾

西征石城記可謂詳矣亦不及余公恐石田一時之所傳聞未可盡據以為實錄也

復齋日記言閣老陳文籃簋不飾卒後議謚當用文而衆論鄙之特改例謚曰莊靖其後永新劉公繼入閣尤不愜衆望或語人昨新閣老入閣閣吏請祭臯瓊稷契劉曰陳先生不祭我也不祭以祭為濟也相傳一笑按陳名文于尊名之典未稱故易為莊靖劉入閣在李文達後與陳同事將一歲入閣無祭臯事憲章錄于成化元年十二月內記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讀學

士二員於翰林公署教習將及三年則邀求散館不復以進修為事至是庶吉士相次入閣請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京刑部主事此出一小說其語亦似有據但按史及諸公志狀蓋以八月二十六日授庶吉士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為翰林院編修吳希賢為檢討劉淳為中書舍人仍譯字張敷華等九人為各部主事蓋未嘗至十二月始散館也

既受李公等為編修張敷華等為主事未嘗令於各部觀政也登科錄是科進士有計禮而無所謂許禮此說不知何所起

又于二年五月內言李賢奪情起復翰林修撰羅倫疏劾賢遭父喪宜令終制詔倫狂妄謫福建市舶副提舉按賢以四月奪情起復許令奔喪時倫初及第授官未上疏也九月賢葬父畢入京倫勸之力辭終制賢不從始上疏今紀殊誤

又于三年內記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至是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許廕一子入

監按七品廕子 高帝朝洪武十六年吏部題准事  
例正一品廕子於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從五品用正  
三品子正六品用遞降以至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  
甲等職內叙用如各關倉庫稅課司局批驗鐵冶所  
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  
驛丞遞運大使閘壩官之類又有一款凡職官子孫  
不許廕一人年二十五以下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  
叙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又一款應叙之人各于原  
籍附近布政司地方銓注又一款用廕以嫡長子若  
嫡長子殘廢則嫡長之子孫以逮曾玄無則嫡長之

同母弟以逮曾玄又無則繼室及妾所生者又無則  
傍廕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廕其伯叔子孫蓋其  
酌宋元之典而加詳且渥如此然終 高皇帝世群  
臣不半歲非遷則死謫未有能一人與者至若宋濂  
之子璩孫慎劉基之子璟孫薦宋訥之子復祖皆出  
特恩非由廕叙而至 宣廟時始以大臣蹇夏三楊  
身後一子官之今云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至是命  
在京三品以上官廕子入監則始濫而今始裁之非  
也實推恩而爲之制也

瑣綴錄言成化己丑李執中為吏部嗾御史廖永韶



劾姚宗伯商閣老程司馬馬司徒當罷執中陰王之罷司徒又御史劉璧以九年將滿懇無舉主寅夜走執中所出肺肝相示合數知己奏請歸推舉之柄于吏部語多侵內閣未幾事露罷官人謂執中為彗星掃人兼自掃矣科道素比執中者喧謗彭閣老聽譖彭不自安謝病予懼貽禍鄉郡請商閣老急以崔恭補冢宰庶慰科道比人之心以解謗言崔果陞崔又托予白閣老轉尹同仁于左而葉與中補右按李公當時賢者豈肯嗾御史劾他人而尹直至比之彗星又尹一侍讀耳偃然自附于宰相之私人而以吏部

尚書侍郎進用為已任真小人哉攷之史大畧謂刑科給事中蕭彥莊劾李公任情行私十大罪詔群臣廷議尚書陸瑜等以李當罷遂革太子少保致仕而奏內所謂暗結年深御史令彥莊具實以聞乃舉劉璧吳遠馮徽對悉下獄彥莊亦坐謫四川永寧驛丞未幾署大寧縣事以科罰為怨家所殺支分其尸聞者快之彥莊王槩之姻也傳以為劾李疏出槩手史又謂彭時以鄉曲故欲用槩而商輅欲用姚夔彥莊之疏實觀望風旨而尹直得縱橫其間大抵彭之與王尹之與蕭皆一黨前所謂鄉郡之禍者此也

皇明紀畧言僉事沈炤云李淳本廣西桂邑人生西  
涯公而亡其妻攜公流落于長沙鬻之就戍京師按  
公父淳受封至侍講學士乃歿亦非桂邑人也  
雙溪雜記言文官一品授柱國始自萬閣老安按東  
西楊先生于正統中及李文達于成化初俱加柱國  
所記始自萬公非也

客坐新聞言永豐魯學士榮字子啓永樂甲申狀元  
及第仕終禮待文學才名冠于當世其生洪武乙巳  
九月七日亥時追生而年月日時同因名追成化戊  
戌追亦探花及第子孫一門光耀文台按子啓至少

詹事贈官乃禮待耳追之祖則學士鶴齡也其祖孫  
科第年月俱無同者而妄談至此

菽園雜記載張南安汝弼誚陳獻章詩末云李密是  
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又云獻章汝弼門人  
也按獻章正統甲子舉人汝弼成化丙戌進士輩行  
在後門人之說誤也獻章以老母乞歸正與李密同  
何得言誚

張南園謚法有曾襄敏啓許襄敏彬林襄敏文王襄  
敏獻攷 國史家乘皆無之最後從內閣攷前後賜  
謚藁本亦無此四人此必誤也且此四人乃不謚文

何取其俱謚襄為何故史謂尚書項忠具奏草論汪直令武選郎中姚璧持赴吏部尹旻請署名旻固辭不得已乃署即遣人報常英曰本兵部所為旻但以次居首耳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劉珣劉吉於朝極言直賢語侵內閣珣默然吉折之越遂與吉踈按內閣危言攻汪直者獨商文毅劉文和耳文和特疏言西廠非宜至詰責之際侃侃不屈今言文和默然又謂尹恭簡密報常英蓋實錄為劉文穆所修故引以歸已而恭簡文和又素與文穆不睦似不無飾筆菽園雜記謂汪直梁芳時有中貴人王高者頗簡重

休沐恒謝客時尚書尹旻與諸公約訪之良久不出曰諸公且為我禮佛既出坐定曰吾所以勸諸公禮佛者貴乃前生耳一茶即罷之威寧伯又獨請見已入門使小璫肩其腹而出深以為快按高之杜門不與外事可也其辭禮則傲悖甚矣高乃黃高非王高也在司禮為第三人嘗以私忿嗾法司殺吉安守許聰似亦非良閣

瑣綴錄言兵部尚書項忠嘗遇太監汪直於道不下輿過而後知之遣人往謝直怒不荅忠恐及禍乃約六卿極論直罪惡請罷西廠及攷大學士商輅等疏

言自立西廠之後汪直每日出外隨從之人数多但  
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  
部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之餘即令校尉就在左掖  
門下叫呼項忠不得已朝罷擁逼而去然則項公之  
被辱盖不止于遣謝不答而已也

史言大學士商輅等劾汪直罪狀欲罷西廠上震  
怒命太監懷恩覃呂黃高至閣下厲色傳旨詰問  
朝廷用汪直緝訪姦弊有何壞事爾等遽如此說是  
誰先主意輅對曰汪直壞祖宗法壞朝廷事失  
天下人心輅等同心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

不然 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然必有先下筆者  
安曰直之挾勢害人誰不欲論之但不敢耳安等受  
國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為先珂奮然泣曰珂等待  
皇上於青宮迨今已二十年天下之事忽為汪直壞  
之何忍坐視珂等誓不與共戴天吉曰直之罪縱吉  
等不言亦必有言之者貶斥謫罰一惟命耳恩乃降  
色而謂曰先生言善恩等具以聞倘上召對毋變  
前言恩去而輅舉手加額曰衆先生同心為國若此  
輅復何憂盖以安三人皆青宮舊僚而已則先朝  
執政恐見疑故也尋有旨革西廠命懷恩召汪直切

責之勒入內無何商公乞休立復入西廠開邊釁至十八年三月六科十三道奏直苛察紛擾大傷國體請罷之於是內閣臣太子太保萬安約太子少保劉珣曰西廠為害久矣今科道官欲革之吾輩豈可坐視當勸上宜從衆言珣不然曰西廠行事有何不公道也安曰公不欲吾自為之乃自署名題請云云疏入上乃罷西廠中外欣然珣有慚色劉文和之識何前後自相矛盾如此余意秉史筆者不相謀或不能無掩飾既而知其果誣史也當商公之初上疏直方起孺子暴貴用事顧亦知惡之故其辭特懇

切而王威寧尹恭簡甚私直而善珣直之用兵決勝或有以服珣心而勢力亦似可倚至于十八年出師宣大尋止留鎮大同而威寧同事復移遠之守延綏直事可知矣安素交結內臣其於尚銘之流間梁芳輩之忌嫉懷恩之公惡皆密得之珣此人尚猶以為無恙也僅踰年而直及威寧敗又踰年而文和罷又踰年而恭簡免然則汪直之兩罷西廠商公尚矣項公次之餘俱不足道也

史又謂二十一年大學士劉珣致仕先是一日召大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命中人出御筆有劉珣嗜

酒貪財好色與太監某認親繼子姦宿樂府納王越銀謀與復爵 朝廷若不去羽必壞大事安與吉力解不從乃請令羽以親老辭幹旋加恩放歸按此則力救羽者萬劉也然萬劉實合策逐羽者也夫一劉羽也憲錄稱其附中人得罪以至疏辭不肯終養孝錄稱其進講以正定國本廬親墓知黨化之號曰仁孝里蓋憲多劉吉所裁孝則焦芳改筆羽于人乃中于耳吉有隙芳有恩故異辭也

西樵野記言河南馬中錫少與一同學生齊名文體書法俱不相下但馬對策亦嘗失記馬甚患之弘治中二人同應鄉舉作館一室試畢馬謂前場雖優而後場不繼望亦隳矣至揭曉馬舉第一馬錄墨卷字跡雖同而五策實他友所作蓋臨場暗室中誤持其卷耳馬公河間府故城縣人中順天鄉試第一今言河南鄉試一誤也公登鄉薦在成化甲午今言弘治二誤也兩京糊名易書例不用墨卷今言他友所作而字跡同三誤也

吾學編載安南占城於成化間事尤畧安南第二云天順中黎濬被弑弟灝嗣弘治中灝卒孫誼嗣於占城則云成化中遣冊封正使卒海上副使論罪戍邊而

已按灝世與占城仇殺正統十二年占城攝王摩訶  
貴攻安南為灝所敗被擒縱兵抵舊城古壘等殺掠  
萬計至天順五年灝大發兵破殺占城國王波籠阿  
麻破其國都虜掠人民財物悉有其地王孫齋亞麻  
菴逃據西南郵上書告急詔切責王灝俾還其國封  
灝疏辭頗倨且請命朝使申畫郊圻興滅繼絕至十  
六年灝以兵詐言追捕叛黨攻取老撾二十餘寨殺  
二萬餘人逐其宣慰使又欲進攻八百宣慰司而雲  
南先以太監錢能貪黷密使以文幣良馬易王灝珍  
寶遂往來互市不絕而臨安大理間皆有灝所使聞

為大賈其地矣老撾破云南震動 天子為嚴勅將  
吏隄防惟謹後王灝所使大將東正議以兵六萬復  
攻老撾敗歸死者二萬餘王灝復自以兵九萬繼之  
為滿國所邀其別軍皆喪死者三萬王灝慚忿得疾  
還國尋遣給事中馮義行人司右司副張瑾齋勅印  
封齋亞麻勿菴為王尋王弟古來奏言先王見虜交  
趾王弟盤羅茶悅逃居勿靈王請封天使到而盤羅  
茶悅復為交人所擒矣臣與兄齋亞麻勿菴潛竄山  
林後交人畏懼 天朝自遣人尋訪本國子孫撥還  
土地自邦都郎至占臘地界五處立齋亞麻勿菴為

王未幾臣兄死臣今當嗣位而未敢擅乞遣其使仍賜寶印退還本國全境二十七處四府一州二十二縣東至東海南至占臘西至黎人山北至阿木喇補凡三千五百餘里不勝幸甚時安南貢使至因諭之且責其殺滿刺加進貢使臣事後月餘而張瑾還下獄蓋瑾與馮義既乘巨舶挾私貨市利至廣東聞故王已死恐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後即為古來所殺而安南已用偽勅立其國人提婆苔者掌國事瑾等輒以印幣授提婆苔封為王得其賂黃金各百餘兩還至滿刺加復盡售其私貨歸義

病死於海洋瑾上其事且併安南偽勅上之詔下獄論斬時占城使尚在館譯問之云古來實王弟齋亞麻勿菴實以病死而所謂提婆苔者不知為何人也十八年春老撾車里宣慰款附安南而車里亦報交兵數十萬駐老撾界上八百報亦如之詔遣諭令還國二十年遣戶科給事中李孟暘行人葉應封古來為占城王時占城尚為提婆苔所據也二十三年古來自老撾走崖州款入赴訴遣南院右都御史屠瀟諭之瀟至上疏謂古來稱八州二十五縣盡為安南所據成化中訴於朝始歸邦都郎馬那里等四州



五縣地後占城頭目提婆苔叛入安南又割一州三縣與之提婆苔進兵攻古來兵敗被殺安南逼取其生身歆盡以其地立提婆苔子為王而古來之子蘇麻及頭目萬人固守以待乃復賜勅切責王灝乃始聽命而瀟製海舟募勇士千人護歸國弘治元年王遣王孫奉金葉表文及方物來謝灝在安南蓋最為驍勇之主而占城所有僅故國十之二耳安南後復亂占城始稍得息肩不然終非其有也

占城王子沙古十刺請封給事中任良弼等言王古來已沒虛實難料宜行勘明白遣使送至廣東境土

令其領勅歸國因引給事中林睿使滿刺加不肯北面屈膝幽餓以死而不能問其罪從之按此必給事之當行者倡為此議耳涼林睿死節事史既諱而不書而志碑之類又闕因記於此以俟考

史於謝文莊一變卒稱其和易平實篤於友誼而譏其為妻破例乞祭塋又與尹直合謀之李孜省傾廵撫閔珪於廣西其他若陞尚書之驟力疾督永昌寺之役清議不無鄙薄云憲章錄則謂閔珪之調人謂直為之而鄉人有忌一變者纂修實錄遂併入云又謂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妄費以足財用之疏故以永

昌寺難之辭疾不允遂忿懣卒與史所載矛盾矣謝以狀元及第二十七年自少宗伯而得大司空不爲異而當是時李孜省用事文莊又尹文和門人密疏之薦爲公爲私固不可知也所謂鄉人者少詹事汪諧贊善張元禎皆同年也極類張公筆

世傳陳太常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可笑又云意欲訪一故人馭者竟歸太常坐廳事不進見其子曰汝何事亦來此耶按此乃比史儀同劉臻事移入太常以資嗚噓焉近峰聞略言戊戌年大魁無登台輔者至唐臯而止至

謂劉儼終禮侍魯彥終太常卿皆非也劉僅爲太常少卿魯侍講學士耳唐之後丙戌龔用卿以祭酒罷戊戌茅瓚至吏部左侍郎庚戌唐汝楫止太常少卿至壬戌申公時行大拜

瑣綴錄雙槐歲抄俱謂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者山後人其子好武而駿遇一全真以技誇之全真曰此一夫勇耳吾亦有小技呼一刀使斬府中大槐後有百餘刀隨之削槐樹如札又嘗解髮髮盡直立指羿過娼家惡其淫也叱雷火焚之拜請乃救火其子引以見益曰是正人也而神因稍稍爲黃白之術益姬

妾姝豔甚衆全真得出入無間悉以呪術鈎致之衆不勝其淫毒泣告益益憤密言之守備廳急逮全真至則桎梏輒脫乃以狗血塗之送至京伏誅有興寧伯李震者與叅將吳經有隙經之弟綬用事太監汪直所譖震謂常從全真學識緯奏之逮捕削爵今攷史妖言人陳廣平濟寧人假以黃冠私習兵法徧歷秦汴楚蜀間偽為星象陣圖惑人交結不逞之徒潛謀不軌至南京為都督府都事卜馬翊誘獲之執至京都察院覆奏 上命太監汪直等同南京內外守備會捕證佐至京論死獄上即僂于市瑣綴錄尹文

和直謬自言益醜 聲著聞而幸免罪明年署吏部適考察以不謹云之然則文和之所紀者實事而史之所載者獄辭也弟文和不能舉全真名及以翊為益却當以史為據

資治通紀言五月 上崩九月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按孜省下獄謫戍矣後復逃還京師始復考死於獄原非論斬也繼曉先以取藥詐還為有司執送斬於市今紀似俱未真

瑣綴錄謂丘濬脩 憲廟實錄以陳獻章作十絕句媚梁芳自是為世所鄙而憲章錄因之謂出張元禎

筆按實錄謂獻章貌謹原詩文亦有可取者然於理學未究也務自矜持以沽名會試不偶家居海南不復仕進一時好事妄加推尊目為道學自是從而和之極其贊頌形諸薦奏不知其幾雖其鄉里前輩以德行文章自負者亦疑之以不過如是耳何標榜者之多也及授官稱病不辭朝而沿途擁騶從列伏槩揚揚得志而去其詆陳公亦甚矣弟不曾載十絕句媚梁芳事而所謂鄉里前輩以德行文章自負者正丘文莊也文莊廣人實錄既舉之則非文莊筆矣元禎庶幾為近

資治通紀弘治元年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洪謨被論與少詹事程敏政右庶子王臣同免今不載

六年改禮部尚書耿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裕以六年改吏部七年滿考始加太保十三年夏星變尚書屠滹周經徐瓊白昂各上疏乞致仕許之滹昂加太子太傅經瓊加太子太保憲章錄亦因之按昂加太傅瓊經徐貫俱太保滹先以太子太保為吏部東宮出閣加太傅歸因入對為周文端請留併及已見誣科道上不悅滹出即令致仕故無加官此誤也

弘治元年太監郭鏞請預選女子於宮中或諸生館讀書習禮以待服闋之日冊封二妃廣衍儲嗣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讀謝遷言六宮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愛豈容頓忘今山陵之工未畢諒陰之痛猶新柰何遽有此事下禮部議止之焦泌陽執史筆以為謝公進此諛詞獻諛以誤孝廟繼嗣之不廣皆此邪謀啓之又云古者諸侯尚一娶三姓而備九女以廣繼嗣孝廟以萬乘天子獨不得立三宮可乎小人圖勢利而不為國謀如此泌陽之忿筆蓋陰刺中宮之擅夕而譏謝公之從史也殊不知上

春秋甫十九中宮僅踰年何以有擅夕之聲於外而謝已逆知權之在中宮而從史之且謝以山陵未畢諒闇尚新為詞其義甚正胡可非也小人哉泌陽其無忌憚一至此

雙溪雜記言弘治間因劉吉駕馭言官舉劾諸司

上知內閣與言官交通之弊言官犯法不少假借御史李興巡按陝西用刑嚴酷捶死人命數多為儀賓所奏論死廷鞠時劉吉欲暗邀人心密囑工部賈俊解之俊居官廉慎與吉俱保定人素為吉所重故附之廷鞠奏覆上令處決九卿承吉風旨連章論救

又會衆求救於壽寧侯張鳶得免死充軍因勅都察院御史出巡務遵憲綑有故犯者必罪不宥又御史彭程巡視光祿寺上言成化間濫費大多今復如舊乞節省浮費 上怒其揚 先帝之過下獄論大不敬斬罪已押赴市曹處決釋充軍一時言路清肅無敢肆意妄言及聽人主使舉劾人者巡按亦不敢恃勢欺凌三司一時憲體為之平正按博野雖小人其救李興為得大體至謂九卿承 旨論救當時如王三原輩豈承風旨者乎彭程論成化間餼費亦是其職豈可深以為罪雖于 孝廟盛德無損至謂一時

憲體賴此平正而隆慶中高新鄭欲裁抑言官報行故相至引以入疏二公之學識心術可知矣張鳶當作 巒亦誤

余嘗見彭疏謂監收厨料見光祿寺製造 皇壇器用不知 皇壇之義何所取詢之於人乃 先帝修齋行法之所其造此器所以待 朝廷不時之需也臣竊謂 陛下即位凡若此類廢之殆盡何為而猶有 皇壇器用之製哉夫光祿寺錢糧悉民脂膏血用得其實猶恐病民况置之無用之地頃者李孜省繼曉倡為邪術虛耗民財 先帝信之篤而禮之勤

者無他意在希福與壽無疆也彼二人者罪惡深重蒙 陛下置之典刑人心稱快則禍亂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又焉有福壽於人之理哉萬一 陛下有此舉遏之於將萌杜奸邪崇正道無此舉也當治臣下逢迎為悅之罪使 陛下好尚得以別白於天下上曰 先帝為政省等所誤事已往矣彭程乃暴揚於章奏之間無人臣禮下鎮撫司鞫問送法司擬贖杖還職命仍繫之尚書彭韶後以會審議上發隆慶衛充軍府部大臣及尚書王恕各疏請宥程不許久之釋為民有薦者俱報聞然則程疏固未嘗暴揚

先帝之過 孝廟原未嘗有旨誅程及押赴市曹事法曹亦未論斬也

余覽樊山王載堦所紀其曾大父溫懿王見潁上疏論兄荆王見滿承爵以來罔思圖報忠孝惟以威福自持陰懷悖逆都梁王見溥都昌王見潭俱被謀害身死見臣苦諍反惡讎怒臣之校尉槩加拘束臣搜疾病不容供進湯藥使百端制縛寸步不能轉移只得自處調理幸全殘喘豈期臣兄立心奸險處事乖張不懷 陛下深恩紊亂 祖宗舊制聽信陰陽搖惑却將原建舊邸輒改子午正向陰釀異謀包藏兇

禍多擁亮豎闌出禁城之外勢傾山嶽田野驚疑雖有州衛守禦等官俱各頽首惟命所據蘄州內有麟鳳兩山鼎峙邱當傑地而况城臨大江與南京根本之地順流不過三日倘一乘機禍延不小臣方三歲生臣之母被遭荼毒五歲父王薨逝世母撫臣一十二歲仰戴 聖恩冊封臣為樊山王迄今二十五年惟以安分律身未敢輕為動止因兄任奸邪擯置惡臣諫諍致被讎嫌日時尋害緊迫只得被情冒竇天顏合無遷臣仍轉江西建昌府始祖舊基或遷湖廣常德衡州二府保全身家臣誓不與此奸兄同處

乞 勅在廷大臣星夜前來將臣所奏事情逐一訪拿祛除禍患設事機不慎大臣來緩臣一門性命無復逃矣臣之兄弟見溥見潭見淦見澆含冤地下終莫能伸臣若虛言罪甘萬死狀上即日 命司禮監大監蕭敬錦衣衛指揮同知孫瓚刑部右侍郎戴珊按其事 詔下甫七日即戒行夏五月戊寅抵蘄借楚鎮守太監劉雅巡撫右副都御史謝綬巡按監察御史汪某會勘至是朝使密而不章若為他使者王以下皆罔覺敬等入邸請謁即令錦衣校尉將撥置官旗軍校沈濂王安彭浩余壽陰陽羅啓儒風鑑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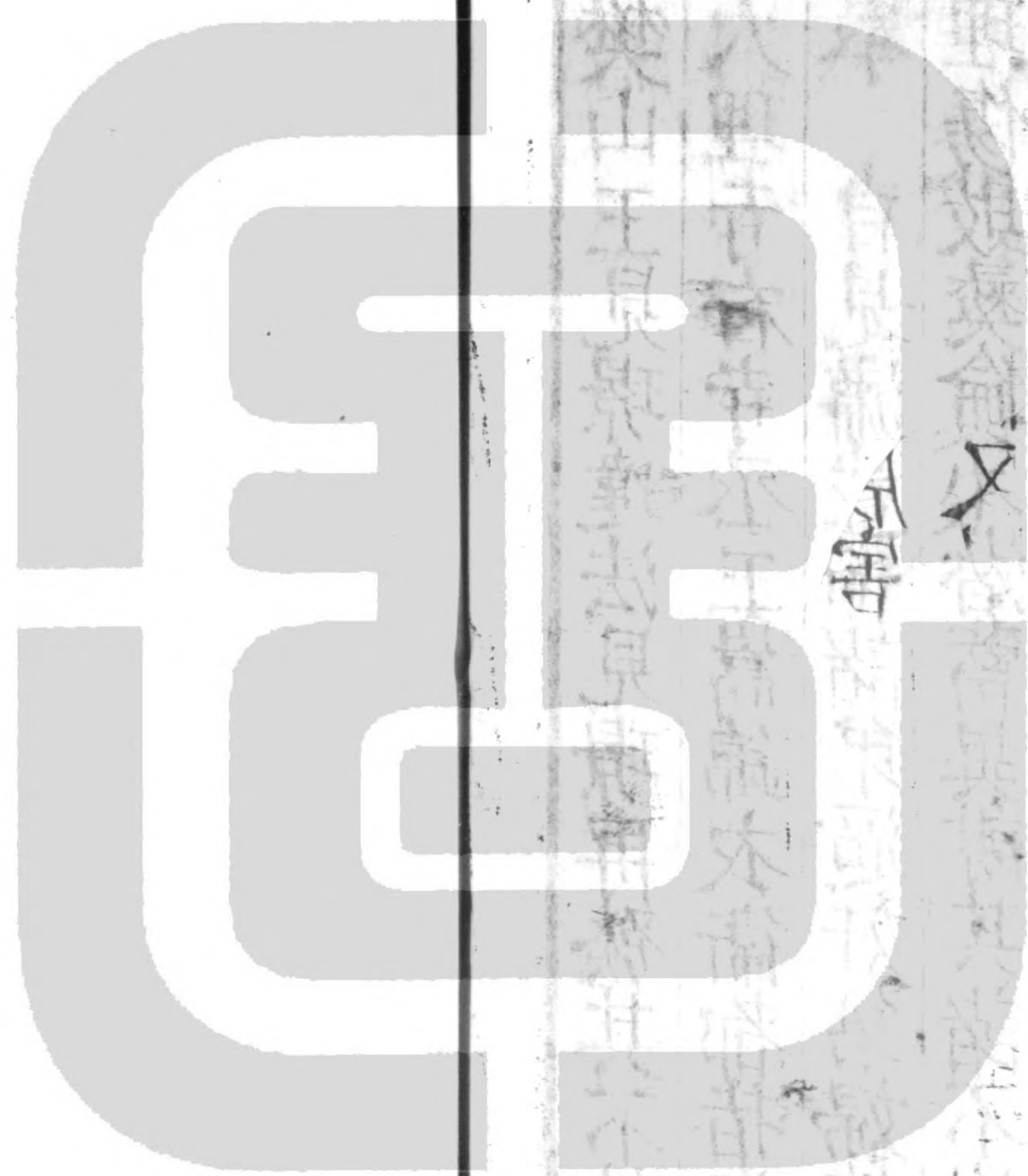


劉伶人周鑑壯士陳勝等數百人盡擒之而選民間  
女隸四十人進宮鞠問悉得其情乃具狀以聞世子  
祐柄沮格勘官法當並坐是年冬十二月二十九日  
王召入京師居西內尋令自盡詔將祐柄仲季二王  
俱安置武昌改調王邸儀衛一司旗手群牧二所軍  
校四百戶于武昌諸衛差操稅課局赤東湖悉還官  
渠魁毛剛常與朱貴沈瀛余壽彭浩周鑑陳勝等俱  
坐棄市餘黨問遣所奪聘女產業悉復之攷 國史  
所載畧同第以見璟不早言革祿米三分之一而王  
見瀟以五年冬十二月削爵繫西內矣明年見瀟復

訐樊山王見璟違法見璟再發其不軌事命太監  
寧大理寺右寺丞王嵩錦衣衛都指揮陳雲往覈無  
異奉 旨見瀟戕害諸弟逼奸弟婦箠死弟母滅絕  
天理傷敗彝倫又潛蓄異謀其諸不法事不可悉  
窮究極惡天地所不容國法所不宥即令自盡見璟  
亦有不法事情以其能發異謀潛消大害功亦不嘉  
姑宥之世子祐柄削爵安置武昌令楚王約束而立  
故都梁王之嫡子祐擱為荆王蓋見瀟之削與賜死  
前後凡再勘而載於所紀未盡備也故補志於此

山記

而後入再... 故... 亦... 願... 夫... 軍... 有...



中

